

跋
史

冊四

PDG

國名紀

古圖

饒攘利

鬼姓。今深州有饒河。齊大夫采邑。封第長安君。
鬼姓宜郎侯。國秦封。今鄧之穰縣。

鬼姓。晉大夫云鬼姓饒利一作利。

雲陽

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居之。又在甘泉。亦曰雲陽山。在馬翊雲陽縣。今隸湘非丹

徒

今成都。見楊子雲蜀紀等。然蜀山氏女乃在茂。詳後妃后國。

黨項氏國。今彭之導江有黨厔。而漢之黨陵縣。在翼之翼水縣西。有黨陵山。

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十縣北。有瞿上鄉。

魚危治。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危津。南北八郡志。石據為有魚危津。廣數百步。

杜宇治

豨韋

蜀

石樓也。開山圖云。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在城陽縣東北。有裏鄉是。然去琅邪遠。今
賾有隨石樓縣。隨本曰土京。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水經注。蒲水出石樓下。是也。

許所遺產四年楚城今岳之華谷。委拱一以武氏詳與雄之。

家或皆改增士天寶復舊

庸城

陽武

柏

大庭

東里

祝宗

祝丘

朱襄彌

柏皇後皇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城之今蔡之西平有柏亭。云古柏園。
魯地昭五年傳有大庭氏之庫陳地廣記云在仙源今隸兗
東里子諸侯也。東陸夏后臣有東里槐。

祝融氏後

祝融氏後祝丘氏今沂之臨沂東南五十有即丘城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鄆。集云漢即丘縣在益部詳紀中。

九域志云南京板城古朱襄氏之邑

右上古帝王之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之為王者。罕其此已矣。千乘諸侯之謂也。而其所謂道。道此而已。敬者。所以為事也。信者。所以立政也。節用。所以富國。愛人。所以固本。而使民以時者。所以興時也。五者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之所以道。有國者。唯有國者。從而道之。則君安而國家可保矣。是故道之以敬。而民莫不承聽。道之以信。而民莫不承任。道之以節用。而財不匱。道之以愛。而民不失于生。使之以時。則姦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而道之之道。率矣。雖曰。在上不驕。而不危制。而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安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安貧也。不富貴。不難基。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學也。夫

金紀宛陽

不驕則故事。謹度則信行矣。制節則謹。而不溢則愛民矣。和其民人則又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故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記曰國家未道。此擇人所以道國之政事者也。士失其道。則其散亦久矣。而顧可國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綑綻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子。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若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固不外乎此也。夫夫子顧未始得邦家也。而曰得邦家者。上之所以道其君。而下之所以道其民者。固所以行之天下而得邦家也。湯於毫。文王之於岐。因此道爾。故以毫中都之政道之天下而已矣。吾固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所以道有國者也。故曰。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豈惟千乘之國哉。

三皇之世

即謂萬國。

金提國。帝堯世有金滔。

種閭。唐韻云。周附庸。金州也。金氏出此。

唐新羅金然漢金日磾。因祠金人為姓非也。

紀侗國。後有紀后。為虞帝師。

陽侯。伏羲臣。許慎云。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今宜之涇縣。有陵陽山。

塞修國。後有塞氏。塞氏又有塞叔。據書云。因邑。四者太昊臣。

共工

地在弘農。虞帝時共工或云居此。

赤奮赤松。天帝諸侯有赤氏赤民高陽師。

邾天國。邾州巨鹿郡。

巫咸國。故巫縣今變之巫山。漢巫山隋淮南子云巫咸在軒丘北經在女五北今巫咸山在陝

之夏縣。

屏翳國。

曰阜國六者炎帝臣。

參陵廟。胡真官者同禮侍臣也。按媯歸後皆有胡然按世本胡曹作衣當不在五帝後。攷工紛胡之守云胡子國在楚。

炎帝伐補遂。史伯云鄒蔽丹是也。姓苑有補氏通與作輔遂非。

天帝伐之。呂春秋易之遼城古遼武也。媯姬皆有遂。

帝魁所伐。世本之風沙也。後有風氏風沙氏宿沙氏。齊風沙衛鼓子相風沙釐

莫臣吳權。黃帝母吳樞國。紂時亦有吳倫。今陝之平陸有吳山。

廣成

仙傳云廣成居空同。今汝之梁縣西南四十有空同山。廣成也。廣成澤。廣成子廟。宣和中守林

時奏其事立廟。其澤淺安以賜貧民。有廣氏直俗。

刁

伍鄧甯齊容成桓恒鶴闢方習雜消

音彫道書多作示。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教地戶閭胥世畫作力。白虎通云。帝師力牧是錯云。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姓。之後有力氏未究。

件也。伍胥黃帝臣見玄女真法。今蓋之件城。

黃臣鄧伯溫晉地。隱十年。齊魯盟處。與南陽子姓鄧二。

杜云。汲郡修武今衛之獲嘉。有寧城故修武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寧。改曰修武。魏土地記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今在懷武。

侯國。漢縣。汲本屬易。今隸椎州。燕之西境。徐廣國也。漢匈奴降王封。有侯國。常先國常也。常先衛康叔孫封之。世本云。後有常氏。恒氏。老師常從楚。有恒思公。宜為恒山。亦常。

鳩治。黃帝臣。乃俠也。漢侯國有俠氏。

闢經。黃帝臣。

方回。國。帝先時有方明。

風俗通云。習國名。傳有少習。衰四預至。商洛。闢。按此皆御史之轍。在商洛東南九十五里。永興重。漢有習寧陳相。

消子。黃帝師臣。

即岐嶧至商文王為岐侯詳高羊後國

鬻伯國漢有靈侯屬鬼海

容區國商有鬼侯俗云山體之居國經名鬼

謂少康九子之祖皆安之

後漢朱陽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一十有黃帝時霍丘城楚莊蹠為成冢字兒廢霍

庸光侯國詳商世侯國

晉比國

車區國

冷倫國衛之冷邑近晉作冷非

宛也宛侯云古宛侯是今曹之宛汲句之間

鄒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鄒故城後魏濱清河之鄒縣田昉邑音翰德州平原西南

侯國有俞氏喻氏漢有俞建勃叔切

俞跗或作盧頭今鄭之陽城有故盧城齊西久廢後扁鵲居之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

文二年桐及楚地名九域志云小國楚附唐定二年楚滅之

後漢昭五年吳敗楚西南有桐亭湖州計城西南有桐鄉朱昌所葬

樂府注桐國猶尾楚之名

榮據國周之采地或云榮鄭地宣十二年宋陽榮澤然間二年戰榮澤衛地也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檮山者或云魯非

岐嶧鬼丘霍丘霍冷冕俞桐盧榮福

沮誦音。黃帝史後有沮氏。

且共

離於

左有北

黃帝荆加豐。立中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加人。城丘皇以遷者。大根間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上。云

云培二十五、記音加張楫以為荷。

郡國志。許州舞陽。黃帝離又為杆田處。或作羅非。

於則作履者。

今鄧之內鄉東七里有子村。荊州與商近。所謂商於說者。以商於為一國失之。云

商于在順陽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于中。所謂商于。劉氏云商於一國相去一百里。傳言商于折鄖四邑。近南陽有於民。有一城。

左倅後有左氏。今聞舞陽之左邑。

帝教蚩尤。遠其民。善者子鄒屠。惡者子有北。詩云投畀有北。惡可知矣。

右三皇時候伯之國。

萬。萬數也。易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堯協萬邦。以其號數之多也。而金山之會勢玉帛且萬數。則古寄萬國矣。專自黃帝畫莖分疆。方割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而劉恕盡摘其非。謂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爾。是故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萬里者為方千里者百。方百里者萬矣。杆一十九路。方為三百六十一路。雖然。虞夏之前。四正猶理。東止郎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云。一山。北洎覃于原。五千而羸。使皆封

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縱並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麗橫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况古百里。當今百二十里六十步。烏得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之制。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以大運小。要如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是襄周時列國雖足強大。猶有不五十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知矣。執玉者不皆百里。則執帛者安能皆五十哉。伯七十里。則百里可二。子男五十。則百里可四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暮風山川菜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蕃籟為方萬里。斯亦未記之故。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宗周八百。成周六百。此以百同度計。言之。故子思曰。天子封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夏商周之常制也。畿門城也。非所謂王圻者也。周官班固。蓋因玄鳥之詩而失之。不知玄鳥所云。正以謂門畿內而其所謂千里者。特徑度三十里半而強耳。公侯之畿。徑度十里。伯畿八里半而弱。子男七里而強。又奚以宗周八八成周六六。而合于百里者百哉。曲_{九州之古者}分如此。特亦以舉率者。王制之言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概率約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甸侯綏服。面千五百。已盡九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綏九州外。其數然也。而况九州面距不齊。自恒山距南河。東河抵西河。為各千里。此則圻內甸服所達。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達。外為要荒可矣。而東距海要荒。已無容繫。北距恒山。已接

邊陲難保。故有不得而立。惟南自江至于衡山。更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并在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楊城。且復千里。未汔南海。悉為荒外。南為太廟。北為太廟。則知先王之制。必有圓法。宣至說者之拘哉。九州之界。濟河雍岱。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千里。而雍海岱千里。而輪列六十里。龍門之河也。望之黑。相距且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猶未知其源。所終。荆河淮濟之間。斷長補短。不能淮海一州之半。則知所制各有當矣。周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一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為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為百里。豈千里之方所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除補相乘之道。為彊理之定制者。方隨風時。東南並海。西且未北。五原東西九千二百。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唐文皇時。東極洋海。西抵烏耆。九千五百一十。南盡林附。北延陁萬六千九百一十八。故亦人迹遠曲所計。而步畿之法。取之虛空。爲道揆以日景。而奉之乎圭表。其於人跡。迂直大約三而去三萬五千之折。正亦五千而已。王制之言。惟其大約也。

五帝之世

玄都

少昊時諸侯。外傳云。玄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周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

無祿。神巫用國而亡。

洪武志。都夫人。按風俗通。出古元者。玄都氏。避聖祖諱。爲元氏都氏。

高陽師。涿國或作涿國。今湘東澧陵有涿水。或作瀘非。

鰣先國。宜爲瀴古之得姓。俱自其封國而命。其臣字者。蓋歛賦修築治之類。亦必其封國也。

卷之三

且
知

祝
賀

三

二十一

一
序

四

2

卷一

七

朱

四

卷之三

故人

齊地昭十今之青州季前繼之是安子之絕杜云虞夏諸侯有夷氏姓羌夷鴈氏姓後有且氏氏

僧是今鄭州有祝融家與祝融氏異

高辛臣咸黑宜是少陽有咸水

林卜邑

展上公帝譽時得道者

唐虞時國禹世陰君長生之祖故長生詩云惟予之先佐命唐虞國有陰城頃羽失道處管叔後米於陰則分襄之殺城東北有陰城是故鄆地云古陰今化光乾德漢陰縣隨陰城春秋時道相襄昌申息胡陰桐與楚比者一作晉帝堯時務成商有務光諸侯也後有務氏一作牟或云即牟見後有虞氏一作公差姓書以大父堯堯時掌虞大夫

朱虎國號之朱陽

許鍊之友嚴倍按樗里子傳嚴君之封在嚴道

帝堯時有仲文今武昌有樊山

放齊後有放氏

後漢書

信是今鄭州有祝融家與祝融氏異

高辛臣咸黑宜是少陽有咸水

卷一

卷之三

唐虞時國高世陰君長生之祖故長生詩云惟

陰城曰平遙縣之陽城東北有陰城是云古陰國又有下陰在陰

城之西陰後遺此。今代光乾德淳陵縣西陵城有胡公立碑記云中高祖之子也。

一作李帝真。昭穆成尚有孫光懿侯也。後有穆氏。一作牟。或云即牟。後

南朝宋任國春利用有慶皮子遇見於維氏燕寧氏竟時掌更大夫之後

朱裕有封一日曾注頭朱故亦作朱裕有吳氏

水經注 卷之二

帝苑圖書集成

蘇文忠公集

故舊錄

晉缺師被衣。被陽也。今澗之高苑西南八十步。有薄被陽侯國故城。音皮。

春秋時有歸秦衛地。

狐攻定六年。狐人周地。舊十六有狐周。今晉治臨汾西北有狐谷亭。

被醫狐縣余鴻家育唐西夏

帝堯夏桀皆嘗伐之。南陽童陵之上唐鄉也。班固云。古國括地象唐鄉故地在隨州。今郢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漢水之曲為夏口。今屬漢陽江。夏記沈尹射奔命于夏納者。周書云。禹夏仁而去兵。城附于水。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帝堯欲伐叢枝胥教四國也。或云兩國。

春秋傳戎伐楚。侵晉枝胥教楚地。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湏。春秋圖有涓與櫛。接在虢密之間。

崇澤西有教山。有教倉城。在崇澤西十五步。在教山下。舜曰夫二子者。是宗膾為二胥。教為一也。

帝堯欲伐宗膾者。按韓一曰。宗膾文十二年。子孔執宗子遂闖巢。則在廬江。預云宗巢一國。羣舒之屬。

當即會。會人鄧也。在河南鄧縣。

微瞻

道 開 翠 雄 東 泰 紀 蒲 單 歸 胡 有 何

齊桓之伯江黃道柏附之四國皆弦烟勸云安陽縣道國也杜云汝南安陽西有道亭楚靈遷之今移之確山西南有道故城後有道氏道朝

楚有

三國皆帝免時

九江晉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里有雪裏城。免之裏子城也。寰宇記雪裏城在霍丘。帝免時有臨侯侯傳。見春秋左氏注。臨侯國。今趙之臨城。漢故縣。

雄陶或為熊夏有熊範

東不說國。或作陳非。南。西。西。縣。和仲。西北。有北。東。固。為東國也。

秦不宋。秦地。臺於秦者。在漢之苑北。莊二十二年杜云東平苑縣宋

虞帝師紀后一作冀后。

長垣東北十里有蒲城。詳有虞。春秋有蒲侯氏。莒地。襄三十

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卽蒼卷也。傳言免或吳之音。道也。南徐記春秋時。善道地。

變之封。一曰變。杜甫所謂變子國者。後有憑氏。詳高陽

歸姓。世本左傳。皆云胡子國。歸姓歸姓變出。

歸姓王叔。歸姓胡。有何有有子也。有九委奇。故本一作海。宛地。今開封扶溝。有洧水有曲洧城。

歸姓虞帝末。何使得道於九疑。今道之穿。送廣濟鄉。有何亭塘。然伯陵同何女。綠婦則何姑。貴

說中容

音特已見。若僧伽何國人則非此。西州僧加博云。僧伽何國人。世謂不
知為何國人。按西城有何國見隋書。濟之東丘有誰亭。或云誰建國今濟治鉅野齊人歸誰。孫云濟北地丘西有下誰。說文作鄭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即諸禹穆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

右五帝時候伯國。其有先代後者見逐姓下。

泌嘗謂古之法皆可行於今。學者得無笑之。封建民兵井田肉刑。豈惟可行於古。固可行之今。非惟可行之今。亦可行於後。惟通變而已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通變天下無敝法矣。唯古與今。同此之天。均此之地。又等生平。此人日月。八百卒十里為湯沐于王城。何得此八千里。况以商三千卒三十里於泰山之傍乎。商之三千使卒依男為附庸。三猶應附。九千國。况以夏萬國。卒九卒十於侯伯之邦乎。是猶湯沐者固有數。而無附之國。湯湯是也。町原防井行沃。則行沃者以井。而原防固以町。是井田不可概施高卑之區矣。戒防風流共工。則宜戮者戮。宜流者流。是肉刑不得專用於三五之時矣。是故外諸侯嗣。有所不必嗣。內諸侯緣。有所謂嗣。先聖之法。要必如是。而後可以行之萬世而無敝。專用者固無時。可時而措之。何時而不可哉。可井而井。可町而町。何歟乎。今刑之肉而益削之法。堯舜之道。蓋亦設法而時措之者。天下之大。萬國之多。急者何勝削。而善亦何勝益哉。諸侯之疆。有定域也。今日之益。曰取之間田。明日之益。地於何取。東西有間田。南北當益地。將越數百千里而取之乎。抑乞之其鄰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今日削

十數明日削數十。果先王之意邪。吾固曰此先王之法設而時措重者也。且湯伯也。文王伯也。湯以七十里。而文王以百里。自樞契始也。自契至湯。自稷至於文王。如是久矣。非無賢德也。而地不加舊。是則無益地也。然則禮記白虎之義。其亦繆而不足徵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魯公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錫召虎也。無益地哉。蓋昔先王三歲而一修封。必其復異之。功殊備之德。乃於千百草中。陟其尤者一二而稍益之。故善者以勸。必其敗壞之惑。違命之最。乃於千百草中。黜其一二尤者而稍削之。故不善以激時而措之。是所謂益削也。魯公名虎見之。歌頌惟其希闊而不可易得也。東馬之法。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則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之材。就地之利。是故城郭不必用規矩。道路不必用繩準。又孰有城畿國服。開方引直而可為者。益削之法。宜一概之施哉。

夏世侯伯

西王

夏后師。西王。禹。

童律一作僵。即鄭也。故下邳鄧縣。後有童僵郵。姓樊。字樊童。非夏后臣。童律狂章。按經有狂水。逕樊氏城。在今陽城有狂氏。狂叔。朱大夫。錢記作由。

今知農有地名。覓一作卽。斷。

童狂
踰余
見氏
虞氏

童商氏

翟異氏

鴻蒙氏

右五神夏后所囚者

烏陀陶臣或云烏陀猶鴻蒙又烏木田太康地志梁國烏縣今國執西南二十烏城
郭表夏后御博之聊城有郭水出東南郭商有郭崇子二十一經云商以嘗熟人不得真人第人彭真人第

今幽之充陽漢縣有故城在易東南有范水

扶聲氏典樂之臣

暨垓國或作暨亥

鳳翔普潤漢杜陽地有杜水

七大夫杜子惠既子燕

孟涂國隱十一年向盟即孟今河南孟津偃師西三十一里穆傳至於孟氏近河南
涂後封今達平郡有丹陽城括地象云丹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

鄖西五里甘草水經在甘水之東啟屬戰其野

閼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屬城北屈也晉二

夏后伐屬城呂覽二歲

曹有善姓春

魏

西河

有洛

上洛

祖窮胤

寒過戈仍高

夏后攻曹魏。呂覽亦以為歟。詹伯曰：「祖自夏以授魏，貽為吾西土盟會圖。」石歲姓非姬姓也。
后徵之見紀年。

洛也

商州上洛郡治上洛。晉地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於上洛。漢屬弘農唐洛州。侯爵風俗通云。夏諸侯國今利之胤山。乾德三年平胤。天寶元年置山出舞衣。今川有胤氏嗣。

氏鄧氏云
國譜改

羿邑冀澧之衛南縣東十五有故祖城一曰外里。襄十一年城祖者邑原宋魯。

有窮號邑。楚地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故記皆謂荆丹蓋以淮南子掲出窮石窮石山在荆丹今在張掖似太遼隔楚人。救潛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潛今之舒與寒過皆相連。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為近故得及變子也。說文作窪。

浞國邑樂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浞姓今灘之北海東二十三有寒亭杜云在平壽東今壽光界非

晉塞音地五氏

夏之國即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道記有過城有過氏別見。

有鬲氏夏諸侯近禹澤復有鬲氏姓書誤今德之安德西北有故禹城即有鬲世族譜有禹與漢之鬲縣應氏以為惟姓本禹都氏以為有鬲禹俱非

武羅

世本云夏武羅。冀都之武邑。一云衛北境武父陳留有武父城。

屬國

屬國。邑有大麗。宜出麗降。

猗

河東猗氏縣南二十有猗氏故城。魯人因陶朱興富于猗氏。因曰猗頓。

猗姓

猗姓。潛夫論。樓疏猗姓。

女父國汝也。商有女祖。今之臨汝。一云晉之汝濱。本陸渾地。晉取之。集韻。郊音如偽。

后杼征東海。伐王奇。

宜是平毒衛之下邑。在灘州西南三十里。

有易

經云王亥訖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斂女。王亥取僕牛。竹書云。殷王子亥質于有易。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施之。是故殷上甲徵假師于河伯。伐有易威之。弑綿臣。

后杼居原者。預云。泌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縣。以原侯夸師者。

桀臣于平卯也。說文。卯國屬臨淮。一作卯。吳地。昔吳城邗溝。今揚州故廣陵。開皇曰邗江。十

德。邗州。今作韓江。繆。

蒙山

岷山。桀伐蒙山。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縣。

非晉陽之蒙

有施

扈尾

趙伊菜登慶瀆

擊所戶六澤伊川許氏折云伊難侯國

湯佐命來朱國

湯御登伯有登氏

湯臣唐編

七大夫有慶誦溫里沮

下隨蓋晉下

樵云鄭地

漆卞頤下

鄧國乾之永春。漢之漆縣。今鳳翔之普潤。有漆水。昔祝賈攻洛陽。上至漆漢之漆。今邠治也。秦字北加之。新平。漆縣有漆水屬扶風。非帝甸長垣之漆。舊云防風氏。漆性後然。本無集姓防風姓黎。

南巢

右夏世侯伯之國

堯種舜禹為司空。平水土。卯成五服。至于五千。堯五服。服五百里。要服之內方三十里。其外六十里。萬方以爲州。以爲國。五國有長。長有帥。十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於上京。此以得之外。傳四海。咸建五長。建五長亦有五。長五國之長也。一云每方五長。侯百里。里裏五百里。米道重而遠。輕甸張之賦供天子。四方之賦供諸侯。甸之外。率五百里以

為侯綏。冕服外即為諸侯侯者嘗也。惟以射而進退。侯外斯遠。綏之而已。綏者較也。能如是。細服即移侯服之外矣。又有男之外爵。方在采之外。而侯爵在外。則之九服。不漢那男那且。惟定于天下。無復遠近之別。知虞夏之制。為盡善。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所隸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七百里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侯國小在六百里內。卿大夫采在內。侯以故侯在外。周又與於此矣。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發武衛。于三百里之內。近於侯服。使賢文以教。為以文治。千三百里。要服。使賢武以衛。亦猶今之邊郡。尚武畧也。要服之內。要聲屬焉。侯服之內。營流屬焉。要聲夷近而聲遠。罪輕則恭之。若罪重則流之。聲大不可以變。而不忍然。制教之要也。當內因于邦都。安國以為中國之外。非侯綏之內。八州所布。州六百國。九四千。要荒之內。惟不患。建隨地而區。通之則萬國。甸服親事。時時而見。侯服歲朝。絳服再職。而朝要荒。四歲而天下諸侯。一朝一朝。則天予時。巡所謂五歲一巡。齊羣后四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敷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三正所用。蓋七千有餘國。十二師之。利州六百國。故龍之。謂十二州為州。刺史。謂每州。得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州。計一千四百國。以二百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百國。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凡一千六百國。以斯內子。彌。備教為萬所。謂萬國。固非必如是。惟周王撫不那。蒲。南王。凡有万。嗟乎。金山之會。豐之。風雨。亦何由。有万那哉。謂高邱成。每服加五百里。為万國尤矣。嗟乎。金山之會。豐者萬國。其君長世。及不知其幾侯伯也。其可見於國石碑者。如此而已。令名醜行。均寂滅而無餘矣。況流風善政之歟。知子後世之士。蓋不勝恥薄也。德基智畧。實不足。以任建立而第相矜。澤益功。疊德以割。別金石。而斬取流傳。乃至爭起。片文隻字。以圖自託。於不朽者。其果足以滿數。曾人之一快耶。彼輩者。之在廢也。其四肢無口。率故形也。据其弟。皆未始一見。而若之。神游或羽而儻。或冕而朝。城郭宮室。與眼目。豈以當而驟。空官借興乎。時幽。等歟乎。

漢 鄭侯 應國

商世侯伯

漢夷國詳文昭中

後若無有極遠其即廢遠無尤敵之可攬矣然後自失其始之安而與然以悲然則爲勢希合次且悟日專利臣封已者甚大言此福未始少變而且愕然顯大自智真之與茲顧不爲尹氏老復哈者鮮矣孔子曰禹吾無聞矣夫孔子之功惟見於六經而自比于禹夫子於禹若不相似然然而後世且曰生民以來未有則六經之文比隆堯舜可也比之於禹蓋小著矣宜乎後世之不以為非也平觀班志劉平之字固已不勝紀矣其果皆有益乎無益也而隨唐之書卷卷之多勸農十百千萬使後之學士屬意焉爾豈皆聖明而不知其境豈不悲哉古人云修短隨化皆期於盡予攷古之封君曾無是彰而文人詞士殘窮行留誠不能不以之興懷從而別之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

漢古文石簡時國策宇云故城鄭城東南四十步殷之應國林石寢陽城又南

史伯云南有應鄧西有晉阨

姚也唐故古一作虢先與功集並著說文云商諸侯爲亂者或以爲革非集小禮切又音韻

傳云商有姚好有御二鄧也定元年有鄧薛地今淮陽治下鄧集同胚姓纂集要方凡初姓

先始音翻一音封

縣

終葵

高丘

薄姑

落姑

蒲如

姑幕

鄆

賈

黃落

商時侯國後有終葵氏
商有高丘子見三一經
商諸侯即尊上一曰蒲姑在青之博興地志有薄姑城在臨淄西北五十杜云蒲姑城在樂安隨博昌北唐博南也
青圍經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按史記則胡公徙之晏子與鴈氏始居人至前因之然後太公因之更稱太昊時矣南夏季而伯陵薄姑商水也然太公寔是居營丘非此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開元年或云蒲姑姓齊落姑氏

襄公與莒子過蒲侯氏二十一年預云邑名

商侯國齊地有蒲如氏預云下即取魯東南有蒲如城春秋蒲陵或云即薄姑蓋其分也
商侯國今魯之莒東北百六十有姑幕故城故晉琅邪姑晉魯後齊併入東莞晉志通典十道記等俱謂即蒲姑蓋非又史以為薄姑氏國與四國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又云青之博昌界有薄姑城是亦一之按當大傳謂參君薄姑語錄父舉事以薄姑非名誤參傳所謂薄姑商卷吾西土者宣惟參子之言哉

鄆山是後為鄆氏食其氏音與基其氏孫賜為氏賜氏

襄子記盧龍有黃洛城黃洛水殷諸侯國

成湯時有賈子相

國

國名錄卷三

二

邊

商國周有邊伯在十八年

勝革國今沛之公丘續云本勝國通典則以秦之勝水為古勝東國括地象至在勝東南六十里即墨城也

錫錫疇

商末錫疇子斯一云錫疇國鄭六邑有父錫錫宋鄭之間鄭人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商置有父鼎有商禮氏宜為錫上

瞿

玉篇國名宜即虢之虢也湯伐之字書音傳作虢從舟故雅訓至隸從史交通典更一也漢廣

川子則封三虢侯屬東海

甘

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受遺有大功

羌

紂三公即羌侯明堂位為封所無羌侯國也臨圖經臨水縣羌侯城今相之隆陽有羌侯城

樂之洛陽西南五大誕生音仇故或謂即兜非

九鬼

羌里地在相音九或即九字書音牖失之

鄂

史記九侯鄂侯為紂三公紂庶所封南陽所謂大夏有鄂氏如書出晉鄂侯或作郢非

邢侯亦紂三公賜十四晉邢侯或云即郢即云郢侯俱非接世紀邢侯事紂以急諱死而郢為

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郢見式

崇

崇侯虎紂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城崇侯墳九域志云虎也集韻襄襄字記彭城北二十垞城

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堯人謂晉中城曰垞直加城西南有崇侯廟山襄秦崇異杜

杜庵水和志云在秦晉之間蓋以晉一元趙
穿侵秦以求成于秦也猶子厚疑非一國

庚

尚列

文王質虞芮之訟。歷師武伐紂，乃牧虞師焉。師檣春秋虞公

廣州之復

文王伐之詩云。寡人不恭者。事見周。豈益與。約有謀周之意。

九

10

九

名流

夏諸侯凡黎豫云東夷國晉侯與狄土立黎侯非文王所置矣故書心一黎或

周傳一
年賈直
同

明年作大寒。又明年作露凝。又明年作春暖。又明年作夏热。又明年作秋温。又明年作冬冷。古爪子號。按仇有折音。完豐干達趙王歌。龜策傳。皆叶之也。

豐也。重唐紅惡之執子，有閨夫為閨氏。

散宜生。後有散氏。

八〇

長子於閩散宜

1

庸商

三

書大傅。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濁之長山。
周史辛甲封。今潞之長子。晉執衛石晉處。
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夷。攻克夷而商蓋服。
庸氏伯爵。助武伐紂。今房之竹山漢之上庸。庸故城在州西二十六里。楚威王之楚。
襄十三。蜀地文鄆南夷國。寰宇記金州周庸國地。戰國時為楚
魚三邑。

亂世指韓楚也。宋史記上說百五十楚子為周南之侯。春秋傳附屬後國之楚使盧武有裨修

庸蜀羌羣微盧彭濮皆西南夷助伐紂者

廬戎也古文作廬齊之長清南五十有廬城齊鄭平廬之盟有然非此記無為廬今采之中廬襄子云中廬廬戎國文十六年楚師自廬以往者

黔之故水縣又有彭濮在忠之臨江即巴賓彭濮者非濱陽矣楚侯國今戎之僰道音撲一作僰集音僰不縣名又音拍慢

周書世俘云武王伐靡及陳者

武王克商命呂岱作歲方云紂畿內按襄九年歲鄭地

侯爵。殷鼎有文侯作呴。王岱以為共誤并之廣陽漢之上文後漢石父也。又具有文縣隋入建昌有父城今在武寧。

武王俘父侯佚侯小臣四百六是也皆商國

姓纂云商末侯國

國莘

康成云商有恩侯梅伯侯爵。武王禽之汝之莘縣西南七十有故墟。世本云霍國真姓姬姓今本作知非晉霍

臧遲廊

文王觀於臧遲，臧丈人釣者近謂。

商有遲任賢者，集韻引書遲任。

呂春秋揚鄉世本又君新鄭字從邑僭也，當邑國。

右商世侯伯之國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公百二十。折內大夫二十二小卿。九百一十國。相倍。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大二百四十次。四百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其餘以為附庸。閭田。庸未封者為閭田。有功者取之。閭田錄之。其有削地則歸之。閭田。天子之寰縣內方百里之國九。為六餘三。以待封王子弟。其一大國之命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視自者六為六卿之田。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無封。視男子者二十七為大夫之田。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餘九以待封王子弟。此鄭氏說。非九必盡爾。然鄭又以王制前所言三公等田為商制。後言鄭內國為夏制。采地殊不可曉。九十九十有三國。三等而名山。大澤不以勝。土以給民。其餘以為附庸。閭內與附庸。方里者九十六。周官以大都之田任墨地。公所受地在焉。小都之田任器地。卿所受地在焉。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受地在焉。此言縣內舉中言之。然則公邑之田任爵地。元士於上受地。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又有通法。故彌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向稱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越而徵賦民十一于一之中之。以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畧九州七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里者四百八十附庸。祿士閭田。在馬寰內夏后氏之畿也。故康成以為夏氏之畿。戎狄內侵。諸侯相并。國威數少。商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二千里。以為九州。建此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杜佑因之。蓋失之矣。夫湯之專貢者。

三千。王闔云。湯時諸侯三千。洛誥傳云。武王伐殷同國三千八百者。諸侯之始受也。九州州長育其材。成其禮義。被之文章。使可與宗廟也。方千里。此於禹貢五千里內。斷長浦短。建國多寡之數。二代同也。鄭謂湯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為七十里安也。孝經說云。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足相參攷。烏在七千里哉。又之萬國。至商湯至周逾數百年間。不患所滅。如此。商數百年。何得並無減損。知此周數。所謂萬國。固亦號數。知文武之後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采曰流。甸者。疆治田出穀。稅采者。采取以之賦。為之課。此則王府之所供。止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也。皆祖者。千里內。謂如東北皆精者。天府入。則不以遠物待近。近物待遠。近供官。遠為御也。太宰制國必合王府。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以屬制名。大司徒。從屬有長。州四十。十國以為連。職以役國事。如職也。連有師。州二十。三十國以為卒。以卒制名。苦以比追。卒有正。州七。正連帥。比年東車卒正。三。為州。州有伯。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一。老。茲。商。周之通制也。正一百六十八師。三百三十六長。凡五百六十八。嗟乎。置天子非以優天子。牧天下也。置諸侯非以優諸侯。一國也。諸侯之有方伯。連帥。牧長。卒正。非以優疆。大在小國也。故以小事大。大字小。致治之要。春秋之所與也。分茅授胙。濟弱扶傾。是王政之所急。繫侯迫逐。衛宣不救而建丘以為責。四國炎流。許人不憚而君子必其亡。齊侯亦自謂小伯。見國語。是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政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夫然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虜。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夫然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侵。比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古職方氏。邦國小大相維之事。而先王之建諸侯。豈顧私其力。以自衛。使子孫

卷丁
羨羈因房

世得王義。不如是有不足以寧天下。而世之治不治。子孫之世不世有不在乎此也。世之人徒見三代之能長。則以為建侯之力。見春秋之紛亂。則以為建侯之失。夫以禹之功。又非無諸侯也。而世未三易。太康不道。或失其國。其所以未亡。而再集者。幸有窮之賴。越而少康之明賢爾。諸侯何力之有。東遷之後。非無疆大也。然而載助數百。世乏令主。猶克永世。雖危無告。則周公之法在。而四國不能以相宥也。諸侯亦何罪邪。先王之設法。固為後世之能守者。設也。使後之世果能守邪。安有春秋之末世。苟不能守。則亂之起。有跡矣。豈法設之罪哉。謂諸侯之散。有春秋之末世。則司馬氏之季。天下裂于夷狄。大業之際。天下散於盜賊。其為禍亦至矣。豈以有諸侯至此極邪。

武王時丁侯叛者。

羌侯。今武功縣界。有羌陽故城。或云湯陰者。非。湯陰北六里有羌城。羌水城北臨水。周二百五十五步。即羌里。城史音臚里。元和志臚里一名羌。

城湯陰北九里通與相州湯陰美里城隋
國經湯陰有防城村因文王築此防之

有濁氏。元后傳。灌氏。俗通云灌。據之後說。文濁水出齊郡。屬鉅山東北。

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紀年四
新鄭為渠。在江東矣。十七年。

穆王西征。至因氏。邦之國也。近河。

穆王里圃田之路。東至於房。邦云房子國。趙地有嶢山。紀年作鯀。即高邑之地。十道志云高邑
云趙陽城舊房邑。蒙字有房于趙漢之鄙也。復漢之高邑。

穆天子傳有鄒子。郭云夷國有德者稱子。

鄭刺

刺。猶也。刺伯。鄭國。穆天子西征。至于刺河。宗之子孫。刺相聚。逆天子。郭臣。肯切。伯。鄭。名。廣韻上聲。引之云。漢有刺城侯。又步登切。故楚漢春秋作惠城。又作焉。馮朋通也。地記陳倉有刺城。

云。河宗之子孫。則宜在此。非沛之刺。

性聚作部。伯聚。說。傳今作刺。伯聚。說。

說文。沛城父有鄒鄉。玉爲蒲梅切。蘇林廣韻。為薄回切。云鄉名。在右扶風。集一作鄒。又音浮頽。

為薄肯切。則又誤矣。

姓纂。鄒氏以為出伯

鄭國

在虞。間者妄或作鄒。

非諸刺。鄭刺。刺。非宋並詳字經。

刺是春秋鄭得之先說為刺。苦怪切括地志。河南縣西四十。有刺亭縣。今有刺鄉。玉爲說文。鄭從敏省。汝南安陽鄉名或作黃。穆天子

周世侯伯

詩
加

邦也魯取之。集十預云。亢父有鄒亮。亢父縣濟說文附庸國。漢志。詩序。詩國。水經。春秋詩國。也在任城界。樂盈。克。報乃齊地。例云平陰城而有鄒山。

成六年。取鄒外紀云。附庸。

鄒之三水東北二十五里。拘原上有古鄒城。見襄子記。鄒縣志云。安定縣界有三水故城。周鼎銘云。王命戶臣官此鄒邑者。班固以為文賜。云和志從之非也。應云。鄒侯代晉者。今渭水南一里。有故城建。楚。漢國。先為鄒氏。集韻。音卓。魯共王。

周易。南宮中鼎云。獨人是說文。有辭。

漳。漢。楚。

子南。林之後信有賴焉。楚滅之。昭四非炎帝後賴春秋感賴古本作屬故世以為即屬非也。晉志屬賴二國。又東六安屬于如賴乃齊地。

王良邑為鄭氏。

呂覽晉文之霸。東伐庫盧都。

冀內國周大夫集伯糾。後有渠氏。渠周地。見周易。二十六

周大夫所封。見風俗通。道作夕。故有夕侯。後有荀氏。夕氏。姬鹿故晉陽城。一云貝丘。今屬之清河有御亭。乃荀。清河乃秦廢縣。同州也。或云臨清。有御鄉。有御城。

風俗通云。古用周。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社。名士錄。有用謂之

徐之鄧城。有昌黎城。五十九里。春秋為宋地。漢呂縣。

商也。濟南上秦有鄧和鄧平。或云即呂非也。蓋經傳引呂即為兩公。

在陽川。至篇云。甫侯所封。非。按鄧世家有鄧公。本許云。

鄧地。今榮陽有鄧水城。鄧水濱也。而故鄧城在襄邑東南有故城。襄元年次鄧者。非姒姓。鄧故晉志有二鄧國。

春秋有宋子。乃小國。今趙之平棘。有宋子故城。漢之宋子縣。非微子國封。

與一作鄧。有鄧氏。姓

宋鄉
懷濱

沈猶
无終

零支
羣庶

東牟

堂陽
閼翟

介根

中牟

古附屬。後魯沈猶氏。孟子有沈猶行。漢劉據為沈猶侯。地在千乘。漢直訖切師古
帝善二云沈亭是玉以成北燕之路。亦春秋之山哉。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難支也。

故侯國。漢即邪單盧縣。

佛縣邑。今縣隸開封開王之內牟北十二有中牟。故城又河北有中牟。在潁之北。趙獻侯從治。晉晉地。璫說詳失。班固杜佑以為崇陽中牟縣。故樂史以為河南有盼蓋。因年表誤之。衛侯如晉。通中牟。不在趙之東也。定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預嘗疑之。吳晉二云當在溫水。之上追疑。年表趙都中牟。謂新鄭也。趙嘗都亦緣吳水。

文登西北百一十有東牟。京城。

尤城記。漢縣今隸唐。城冢記。商之太子。封母弟才為堂陽侯。在堂水之陽。

國也。昭十五年傳。有關翬之甲。

預云。鄆瑕古國。僖二十四年。鄆瑕氏伏氏云。在解東鄆瑕氏之虛也。地薄水淺。近于鹽。謂鹽澤也。然鄆與瑕二部音環。詳周國中瑕見卷末。

今鄆之內鄉。

東夷。預云。熙陳東北計基城。即介根國漢之計斤。今客東南四十計斤故城。

入膠西縣城。在今

諸侯東北百一十。

廣記秦之縣西介
益國熙陳縣隋省

徐吾
閼與

徐吾氏。才武之別。後有徐吾氏今潞之屯留。西北三十。有故漢餘吾城。
通典儀之和順。韓之閼與。趙晉破秦軍處。寰宇記。今名昌蘇城。銅鞮西北二十。今潞之銅鞮故
閼與城。漢渠榆也。渠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都謂此。

安陵

卑梁

吳之邊國。卑梁氏卑梁人也。楚威之。今濱之鐘離。吳世象。昔卑梁女與鍾離人爭桑。相攻。遂滅
卑梁。

曲吳

仇吾

公猶

鍾吾

餘丘

沙隨

浮來

晉伐之。宣十五。今之潞預云廣平曲陽縣。今洛之難澤。漢曲陽地。

一曰仇繇。韓子云仇繇小國。為智伯所滅。後有仇吾氏。呂春秋中山國有風縣之君。一作公猶。非國事云。智伯欲伐之。遺以大鍾。韓子智伯以大鍾遺仇繇。見二十六卷。又云遺以廣車。按河東孟縣有原仇城。元和志以為仇繇。樂云即孟之外城。仇繇城俗名原仇。九域志亦在九原并。

班志屬臨淮。今泗之漣水。代以為即仇繇。非智伯所伐。不在是。

一作鍾吳。春秋鍾吳子國。昭二十七吳滅之。預云泗之宿遷西北十里。司吾故城。是。寰宇圖。為鍾吾

氏鍾吾答。吳附邑。不言伐。

於餘丘也。莊二十二夏侯所併。故一傳云。邾邑。經不繫。邾附庸也。邑不言伐。

春秋地名云。本國也。今南京寧陵西北七有沙隨亭。成十六

即印來。紀邑。今東莞北有印鄉。印鄉之西有公來山。印來澗。

彭戲
地丘
葵丘
頤
遂
單介駕湯毫
譚
儲
鄭

秦武元年伐彭戲。于華山地近華陰。
音移封者為氏。泰山地丘縣。

外黃東有葵丘。大邑食者氏馬。英賢傳有葵丘欣。

春秋圖有頤國。樂云頤侯國。通典以為洛之頤陽。考叔邑。即城頤許之長葛。西一里有故頤城。

頤名。考叔冢在許。亦有周頤。昭九年。

頤周地。

伯玉先國陳留。傳云長垣有遂伯鄉。一曰新鄉伯玉之家。

單伯骨孤與周之單子別。

子推先國即汾之介休。有介山。縣上山地。今沁之縣。卜賣草以為密。昔繁椒乃介根也。

楚附庸吳國巢。代駕國釐施者。成十

七年。

秦寧公二年代湯。三年與毫戰。蓋京兆杜毫。

秦襄公以弟穆嬴為豐王妻。地蓋豐水之西。一作鄆。春秋文王侵孟克召羅鄆。二舉而紂惡之。

予韓預云。南鄉析縣南有鄆亭。

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續。

春秋都閭。一作諸。在鉅平。今齊北蛇丘西下諸亭。唐入鉅野。今濟。然此為閭者之跡。有物存目。

音國水經蛇水逕下譙城南即灌水也

今縣

所謂析鄆楚附邑白羽之地秦人過朴隴今鄆之內鄉有浙水魏浙州故漢南陽浙

聊苦即其舊齊東界今博之聊城漢屬東郡

晏子云聊攝以東故博平是今聊城東北三十有故攝城

博平西

或以聊攝為一誤

充之奉符漢之博縣隨為博城

齊有涓子涓蜀良之先荀子涓蜀呂濁良非

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為離侯於此史襄成二黎非

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東明西北二十有儀城

宜即卽有后氏

弟子后處云
出后土安

牟子國楚城之為附庸預云泰山牟縣今泰山

廣記泰山漢牟縣故牟國故云登之牟平非

衛縣大夫鄭子士晉衛侯自鄭入

表十

本齊豹邑晉植之封晉八王故事二

又七年五臣變

城城無故壞今濮之鄄城漢屬濟陰

本紀邑有鄆故城在青之臨朐東南

昭十一年鄆魯地舊云都昌西之營城

詳楚後晉

安丘西南六十故鄆城漢鄆縣

杜云下縣南又朱

隨之鄆縣縣武德中併

又七年五臣變

鄆莊元齊遷營鄆鄆卽凡書遷者自是滅矣

析聊博消離儀后牟鄆莊十

攝十一

崇盧邾肥魚禪儻完戎

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奉崇者非崇侯國。

九城志盧州古盧子國。

勑有盧氏

鄭地時來也預云蒙陽東釐城。

河東永安博物古今地名記有呂卿呂甥之邑。

即縣志云霍邑西南十里有呂城。紀聞云霍邑

古呂州即虢也。

唐為呂州

其城甚固。

紀年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威夏陽號公。虢奔衛乃命叔父呂甥邑于虢都。志云北虢也。非彭城云

城東五十九里呂梁漢呂縣。

一

漢故肥城今在鄆之平陰志肥子國屬泰山唐隸濟然蓄川劇自有肥亭志亦云肥子國蓋云

邢云。

魚人逐楚師者。

文十長楊之魚城也。長楊西北五十四面險絕篤百魚復。

通典變州春秋魚國也。然魚復之名始于漢世。即魏之人復故城。在

州西十五里河東十五裡

禪儻魚唐之三邑。

文十七年侍子儻無晉鄆之境。

從征。

記高平南平陽東北有漆鄉杜定十五年

城塗邾庶其以獮奔者。今兗有古漆城。

即有完

長垣西南有完亭近濮水衛死濮也。

戎州已氏邑。

今宋之楚丘。九州記云已氏戎君之姓。混同定十七年之後漢已氏葬襄十七

者。隱又山戎在漁陽。國都城記云燕北通山戎莊三十公及齊侯遇于漁。杜云大陽

山戎以其病燕也。今幽州東二百十三漁陽縣。若戎在陝杜云大陽西有茅亭

蠻

夷 狄

升 退

子今在弘農陝有襄戎在秦。九域記秦州有平襄驪戎在新宣。蓋一瀘戎三十善戎。舊三陰戎。九
茅城今在陳留。謂
襄戎。今謂麻城。
襄戎四年蠻氏滅。蠻子亦奔晉。今河東伊陽伊闢鎮即古戎蠻子國。漢新城唐伊闢也。宋字以果
中聚為其國。
紀所伐夷國也。襄城陽壯武治安。漢杜武城非禹地之夷。襄善處若舉城東淮夷中夷居淮上者安國以為徐夷之屬。非也。閩宮詩與昭四年春秋淮夷徐明為一。

翟也。晉語蒲人翟人狄類非一。居中國者若白狄。唐三十與秦同州。預云故西河地有白狄部。胡神異記。今鄜坊綏延間皆其地。一云白翟居乃秦高奴故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府苑。中行穆子伐翟。乃鮮虞。列子言襄子攻翟。取左人中人。則鮮虞矣。开羌居金城今蘭之五原。

風俗通云。遠秦邑集韻音錄有求氏遠氏。漢有遠並高。駢將通並。

右周世侯伯之國

事之宏遠。固有不得盡計。於其始而有俟於後之人者。封建之事。非一世之利。固非一旦之可為。非一朝之事。亦非一日之可計。要必因其平時漸而為之。則何事而不立。是故古先哲王擇明質。比勲德。年增而歲益。之所以成大牙之勢者。固非一旦而舉建之也。修禮法。謀連帥。朝屬而夕勉。之所以為長久之計者。固非一日而驟為之也。規模者本之前。奢者存乎

後是故。觀炎以來。歷載千百。而封建之設。猶有遺利。則凡事之立。固不在乎始謀之善不善者。漢封諸侯。初本率意。事微周廣。是以土宇過制。歲未幾何。而叛九起。則其始謀者既不善矣。誠使惠文景武而休。克原其故。修方伯謀。連帥明君臣父子之恩。正疏戚尊卑之分。漸而維之。使安其樂。紓貪殘。罷財貨。崇患而幽養之。則三代之緒。將復見矣。柰何吹噓過計。一鍾廢脂。遂使成功損毀。美惡俱盡。而不可以復起。豈不惜哉。是故成久長之業者。必非一旦之可為也。周有天下。商之諸侯存者。猶千八百。因而崇之。故為執易。而說者謂周之興也。八百之侯。同會伐紂。故不得而不封。且以為一旦封之。此皆書生嘵喙。嘗試疏闇譖也。愚長者云。云推久長之策。達成之功。此非陛下之福。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云云朱浮云。

上世妃后之國

華胥

娥陵

少典

有喬

伏戲母國。在閩中。列子云。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女媧氏之臣。有娥陵氏。

黃帝父大叡。少典氏。則其後。龍封者。有典氏。姓。少氏。安。

媧也。一作媧。少典取有媧氏。傳作有媧。賈子云。諸侯集云古陪侯。又云上世國名。後有媧氏。橋氏。婦氏。春秋有媧。固漢有媧。序。仲姓秦以為媧牛陵。

神農取承桑氏。一曰桑水陂之靈寶。有桑田亭。

承桑

昔桑田今即

西陵

方豪

彫魚

千類

蜀山

鄒屠

勝濱

根水

鬼方

陳豐

有城

富宜

登北

有娶

土歲

黃帝元妃媧姓國作儻。同今江夏安陸間故矣。以安陵為西陵。有媧氏。西陵氏。見世本春秋有西陵。黃帝次妃方儻氏。一曰方蠻。嘗聲。注。靈祖方蠻用字每相犯。故世以方蠻印蠻。但誤有蠻氏。紫氏。儻靈雷儻媒華從田皆非實。

黃帝三妃彤魚氏。國固表作彤非。

青陽取千類氏。生少昊。後有類氏。

昌意取蜀山氏。益土也。詳前紀今濟有蜀山。或其分也。

高陽取鄒屠氏。尊黃帝戮蚩尤。遷民者于鄒屠。

勝奔也。高陽允妃勝奔氏。帝系注宋或作勝隱誤。

卷章取根水氏。今土軍縣有根水是。史多作卽水非。

陸終取鬼方氏。音商宗伐鬼方。或此。

一作鉅節也。傷極取陳豐氏。生帝嚳。嘗復取陳氏。生帝堯。舜之亞丘陳氏邑也。

帝嚳次妃國訛作富。段氏疏陝虢間。改世紀晉志。桀敗于焦淮有城之虛。蓋陝虢間南子有城在不周北遠。有城氏。荀氏。

帝嚳三妃之國。音棘。史作雪。或作歎。皆俱非。姓書皆陳二更時諸侯

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散宜。散宜為二。

帝舜之三妃。傳多作豕。性暮入北吳此經云國在鉅鹿之南。侵之北屬。

解納有娶氏。生伯禹。唐頤云。國名。帝繁作有辛。今陳留有辛城。國語之羊屋。

酓姜土歲氏。見山海經。

金山

卿山
契和
純狐
有仍

太康地記金山故當金國。固云九江當金今壽春東北金山也。西伯十七里。應以為會諸侯處。
九十六有禹廟金山神祠。山頂漢魏不害劉聖公為當塗侯國。非金山侯國大誤。
或曾軒取卿山氏蓋即魏侯。

老子祖理徵取契和氏後有契氏。

后華其純狐如浞納之。

見商世國。

南岳取州山氏曰女虔。

右上世帝王妃后之國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文者禮文加詳之謂也。夏商氏非不文也。以周而視之。則猶質也。方封建之行也。豈惟利其私哉。乎之所嘉。亦正以其文也。且始以大昏一事言之。王妃取於諸侯。而王女下嫁于國君之世子。不過下一等爾。逆送之有文以相接。而半不可尚矣。自其郡縣而兩勢懸。后妃遂取於齊民。而王女下嫁於庶庶矣。豈不異天極。恒一年紀。候未俟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以百里。謂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非也。劉辰翁云。天子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能刑人。能赦人。然刑人當以罪。罰人當以德。蓋以得專而委刑人。猶人或又况僕以情愛擾。百里之命于區庶。輕宗廟。喪社稷。使後代庸君欲以百里之女共天也。之重。豈不失觀諸。六典二石。兩漢皆列侯。尚玉自衛晉秦尚王者。皆騎馬都尉。漢亦不專列侯也。或曰何傷乎。是所以爲無私也。嗟矣。亦不究其本矣。天下多故。人非齊耶。敵則城。其相泊者。未有不生于不等者也。秦漢而後。不原其本。脫先王之意。務以尊君抑

臣為治列侯尚主帥。使男事其女而公卿婿天子者。一至舅姑屈跼其婦。以故王陽條奏原以為失。長樂王回亦首其敝。謂父母至不敢畜其子。而舅姑且不敢有其婦。人倫守於上。風俗炳于下。則不等而已矣。惟不等故不敬。不敬故相泊。相泊不敬。失伉儷之義矣。失伉失儷。又不足以言之封建之代哉。

古之亡國

信不行。義不立。哲士陵君政。禁之生亂而已。皮氏詳雜圖中。

方正日遠。邪人專政。禁之生亂而已。六韜作辛氏。又博物志。

扶德貴數。賢能日疏。位均而爭遂亡。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者。按平林在隨縣東北。九域史記有平林老。引見姓纂。

美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關而已。或云三苗。大略

二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以爭而亡。春秋之義渠。或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

平州。一義渠。漢平州。國在渠父。宣元平州。杜云泰山。牛襟西有平州鄉。功大而不賞。諂臣日寘。功臣怒而生變。平州出矣。盟會圍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肴脣之平州。

有林召難成君。朝之而不親禮。逃而誅之。天下叛之。林氏以亡。六韜林氏國出騎經與冀國近。預云

中牟林亭非。今開封林。秋之北林。自伐其智。廢仁義。事權力。賢能伏匿。君孤無使。榆州伐之而亡。今符陽郡有集。禹山所集。六

曲集

輜作西虢州氏伐之

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

見博物志。當亦儀之榆社。或云魏榆。晉曰豫榆。亦曰魏榆。預云朝

蔓爵捐祿。後君少弱。禁伐不行。東氏伐之而亡。攷之潛夫。即祝融後也。今鄧城六轡曰會氏。

伐有節者。宜句芒國。滄之南皮。有子童城。年表云故重是也。

城在今烏蘇漢縣。也云因徐福安。

與林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克。上衡為義弗克。俱亡。

好以新易故。故者興恩。新故不和。內外不附。而亡。今果州。

損祿增爵。羣臣貌匱而亡。文王卒於畢程。長安志引孟子今作畢郢。而武王嘗葬於畢程。八地今咸陽。

自伐而好改。事無政策。官無定位。民遭於下而亡。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陽。晉

魯鄆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

慢類無親。破國弗克。業荆用國內外相援而亡。一作平氏。

狠而無親。執事不從。守職者疑。羣臣解體。國無立功而亡。六轡作懲原。

鄭地。預云榮陽。故卷有扈城。亭。卷後齊入榮陽。故卷城在原武西北。

宮室無常。池圃廣大。工巧日進。失其民時。民人匱乏。飢餓不食。商伐亡之。即有。

築以色害魚。秦云漢火行。水故去水加佳安也。接漢字從水。不六轡作有熊誤。

改歸古云先武復改。亦非史記已用之六轡作有熊誤。

以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丘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

亦曰塵。前缺馬重丘。游代雷。取重丘者。襄十七。寰宇以乘氏東。齊德之重丘耳。二十五年。置處乃齊地。郡云平原。

北三十七。古重丘城。是齊德之重丘耳。安德比有重丘。卿今有故重丘城。

榆州
有節
重氏
上衡
有果
畢程
陽氏
轂平
縣宗
扈氏
重丘

在德治安德比華史云
故城在博之聊城東南

右古亡國見周書史記解及六編周志凡國三十皆叙其所以致亡之道以詔侏世者集云一書有虞○質沙○有巢○共工○南氏○阪泉○玄都○西夏十國已別見

嗚呼謀人則智謀已則愚謀末則瘞謀大則疎此天下之通患也彼有宗社者莫不欲安也俄而危矣莫不欲存也俄而亡矣虞夏不可言矣商之三千周之十八直至秦漢之世者不一莫不失於是也有一表禍必即良工有一羊豕必責良宰人主欲善射中微而反遠也則張貴爵厚賞以招之內不阿其子弟外不隱於遠人惟能中者取之雖有骨肉之親便媚之好不之使誠以不能是也至於始國御民調一上下內以固其城外以拒其難治則制人而不制於人亂則危亡削滅可立而待然而求卿相補佐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說已之康是豈不獨過歟是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良珠玉而無私以官職富榮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以禮而不奉法者以弱荆莊併國二十六開地三千猶荊莊之氓社稷而荆已亡齊相併國三十開地三千猶齊桓之氓社稷而齊必威然襄以河為境以罰為國殘齊而平中山有燕者重無惑者輕魏安釐攻趙破荆利都平陸攻韓拔管兵四布于天下而尋皆亡者群臣官吏務其所以亂而不務其所以治也戈盾兵用刀燧殊施易位而用之則俱廢矣三公九卿之司命今也不惟其人而惟親戚便倚之與無故而處豈非大不智歟韓嬰子云後不能而主使如是閭主臣不能而妾為之是詐臣也王爾子上臣詐子下威亡無日俱亂之

道。故明主惟能愛其所愛。聞主則危其所愛矣。平諸周志而益信國之亡。未有不自己以求者。後之取亡亦未有不出此。而君人者尚不知戒。豈不悲哉。

韓國上

貴

鄭也。貴鼎貫所重，齊宋盟處，預六蒙縣西北有貫城，水經注俗曰薄城，按定陶有貫城，今在濟陰，名蒙澤城，即古貫國有貫氏，國事齊有貫達。

盟會國疏云：郭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夏，鄭地杜門音臻，集音臻非。

雨制擬封皆用古國，有炎見金坡遺事。

秦昭襄二年，秦君為亂誅。

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紀今之藍田。

今襄陽古襄國黃帝時襄城小童者代為重鎮，非襄邑。古沛乃春秋襄牛地。

陽翟有上林城。

燕地與齊境昭七年。

魏之黎陽有臺城，是相臺志云古沙侯國一音墳，今元城西南有沙亭。

鄭也。開封寃陵西北有墳侯亭，記河南墳亭也。一云墳澤成十二鄰地，與墳異，昭五楚地，有墳氏矣。

傳有墳高唐書，班志云無鹽東平陸古侯國玉爲漢國名，後月初隨之唐城，魏為漢西，作原孔子所冢，今郭之中都，有厥亭有厥氏。

伯也為棣氏，鄭城棣酸襄西南有棣城，非棣州，又有南棣城，北棣城，寰宇記陽武縣北十里。

株桑林裏瑣沙瑣麻麻

號
港
隄
鄉
鄭
郎
賜
溝
畦
梧
笙

鄭是字書鄭古國有周氏者羌又有羌氏見姓苑鄭盛江人子姓屬淮人河陽有澗水傍有湛城襄十六年有湛阪以為襄城之昆陽北有湛水後有湛氏

玉篇國名諳眼切

玉爲國名阻生切

國名見玉篇

古國宛丘西南四十有鄭亭是宣十二辰陵杜云長平東南有屈原陳州地後有鄭氏姓苑

古國後有鄭氏亦見左傳

莫也鄭州文安郡漢河間舞陰間十三年改州有鄭故城在鄭縣東北三里鄭子顥三郡記云顥頃造考景雲二鄭始去邑有莫氏河南莫氏出代北姓書云出莫數非

景王十三年魯伐莒取鄭在琅邪梗音然晉自有梗陽璠云晉陽西南十榆次界入陽趙穆奔臨弦施舉之晉邑有臨氏姓書大臨後非

廢也昭二十三有廢人直人周地

故國今沛之竹

故國本鄭地襄。取之漢陽成延為梧侯者今彭城

古國漢有駢侯國在河東

預云秦高西北有衛亭昭八年商衛者

陝之閼鄉有閼亭在今汝南西平

一作鄭當陽里也或云即六安國非

東萊之邑晏弱萊夷離人漢為夷安今高密安夷城有離水今作離

鄭地與楚鄉一宣十二楚伐鄭師次於鄉

鄭也貞氏宣出此

在濟南與晉著二襄二

楚世家云昭子必用矣亦見國策

晉地有段公子樂處有鄭氏

力朱切南陽懷有鄭鄉

鄭也今明之鄭縣有賈氏鄭氏隸為賈

漢鄭鄉為鄭侯即此

泰山莊縣即地志東郡莊平也有莊氏杜疑切

後有斯氏

東周大夫子因食邑爲謂之菟

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封之麥丘漢有麥侯即此有麥氏麥丘氏

戶

召伯逆王於戶周邑也。在鞏西南故偃師之戶鄉即戶氏齊相戶臣晉有戶侯為商君師者

子

楚地新尚先封

魯邑袁五年城此者

鄆也漢濟南郡隨為淄州

震之濮陽西南有城杜云濮陽東舊十三續志云古城國也

晉地今垣縣軒關南逕苗亭西亭本周之苗邑荀皇采

均國近庸蓋州均也

後有池氏沈仲

後有陸氏漢陸孟許庭師睦子烈

陳鄭之鄭今懷之武漢

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帶君者盛荊州記云建平信陵今有稅氏

幽之良鄉漢之良縣又鄆之壽張宋之良邑漢初之壽良今下邳北六十古良城晉吳會處宋
育也今之洵陽育清故城漢育陽縣在育水之陽應云育水出弘農後人加水蘇秦云韓東有
有壽為清州唐為縣有育氏集一作誠

營今國蜀王相本用營故詳柯營縣有營水

薪毗畱賦賦均池縣郎稅良二

鄭 郭 女

見王禹云國名德紅切韻無地理志東壁有錄館宜是集並收束在沛十三州志音多漢周應為郡侯者佑云毫之鹿邑漢鄧也。

即鄖氏定十三齊衛境金匱也。諸樊入鄖取楚夫人昭二十二年，預云鉅野西有鄖氏亭。巨野今濟治若耶陽封人，則蔡邑也。昭十有貝氏，謂諸古賢是獨生。今吳越多此姓。

右圖上

韓國下

卷之三

徵北徵廣韻御古國漢徵縣屬鴈湖今同之澄城西南二十二故徵城志鴈湖徵章音懸秦及

章弁 盖 三 隅 郡 二 鄭 郡 一

衛地魏之四黃西南三十故章城。焦云十二里杜云在黎陽東北定十四年秦碑上梁之間者
一作鄭。呂氏攷古圖有鄭故銘云王格子宣徽呼太史策命鄭宣徽有鄭氏劉曜太史弁廣
蓋公先國王號為大夫齊地在沂水西八十陳仲子兄戴蓋王信為蓋侯即此奇蛤景帝封后
鄭也記並作蓋鄭乃音冠蓋蓋去聲蓋入聲玉篇鄭音閼鄭丘蓋切集並音閼俱非凡

文十六年傳集云經國名預云穎川召陵南隣亭今許之鄭城

又晉有涇庭翼南鄙邑今曲沃西北有涇古城又定有涇邑

師叔曰合而後進先君所以服隴隣者二國近楚

梓之鄭縣南八里臨江有鄭王城址漢初鄭縣襄字故鄭王城在飛然

烏縣北三十五穎自有鄭有鄭丘城魏

安釐十一年秦拔鄭丘九城志云即此云齊

遷也漢為遷侯國有遷鄉在常山

宣十
地非

管城東六里有鄭故城韓厥敗此鄭地

黨氏也莊二十四集說文鄭地

宋地預在沛國相縣西南未詳宜即那楚有那處預云南郡沛縣東南那國南郡今江陵

郢地昭十
九年後有郢氏

國侯為衛邑成二十六今雖丘南五十有圍城

杜郭伯勞韓宣子於圍者昭二五楚有圍陽國公邑十四

而周地有東西圍東面乃洛陽東南圍僻西圍未詳

謂二十三

薛

顧黃

狐貉

便麗

林陽

姓書云林陽國後有林氏末氏

高梁

春秋高梁之虛

傳九又郡國志三十七軍有高梁亭高梁堤春秋屬晉平陽

楊惠西南有高梁城

楊惠今洪洞

高黎

東陽有故高黎城俗呼高黎郭

擊鼙

風俗通云古之諸侯後有擊鼙氏擊氏鼙氏或即仕姓之擊以國為氏

密商

楚邑有密商氏或云密商本鄀邑水經南陽丹水西南密陽鄉

二戶亦謂之今在鄧之穰

平都

簡子立今遼之平城開皇於此城立縣

烏程

烏程氏國秦為縣今據湖州國志云古烏程氏善醞

赤鳥

穆傳蜀昆氏歸王紀年云國名

留昆

奇俊致賂於王即陵子壽胡也郭云院姓國

陵澤

穆傳有赤鳥氏在秦山西

石甯

齊之長清地名預云濟北蘆縣東、

濁錄

穆傳四濁錄氏食滔水、

鷄韓

穆傳二鷄舞氏有樂野、

剗閼

穆傳剗閼氏音倚、

開胡

穆傳開胡氏音過、

諸針

衣被脣谷、

巨蒐

巨蒐氏即夏貢之渠搜、

西夏

西夏氏在河肯至今為國、

珠余

珠余氏去西夏千五百里又皆西征所次、

柏人

趙郡柏人驛

甲父

傳有甲父之鼎預云古小國名昌邑東南有甲父亭今甲父城在單姓纂云古諸侯以國為氏、

審平云在濟州南、

晉地一曰黑壤

苦父

武父

二桓在河南預云陳留濟陽東北有武父亭今隸開封然定四年俾封略武父以南則衛之北境非

河南矣

隋氏

注氏

冠氏

函氏

懿氏

今晉之冀氏居義切。
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注氏即汲古題獻于城注氏者地在上黨澤之高平漢之汲水有汲谷水
齊為虜伐冠氏春秋晉邑今為縣隸大名。

許地襄十
六年

戚城西北五十有懿氏城裏二十六壠戚田取衛西部懿氏六十與孫氏因姓也風俗通出齊
懿公妻父叔公時已有懿氏云。

晉地秦師敗走宣十五凡地名帶人與氏者皆古國是年有袁氏乃聚侯國亦晉大夫采

在兗州風俗記云濟陰乘氏故宋乘丘邑也。

鎮之元氏趙孝成葉元氏漢為縣云趙公子元邑明帝生於此襄字記前元氏今巨野西南五十七元氏故城。

今真定。

故登封西南今洛之告成西南有輪氏城漢輪氏縣開皇十八
曰輪氏襄字記作輪誤。

魯大夫邑廣集二韻有關姓姓源引闕大夫誤。

鄭大夫邑今開封尉氏或云古獄官。

與陰虎境今上洛有菟和山或云菟氏今尉氏西北四十有菟氏城野菟陂昭五鄭勞屈生處

晉獻公取見翟祖之氣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出過士薦爲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
臣競論以求媚伐可亡也薦以告公悅伐翟祖克之釐王十一年也。

輪氏

寫氏

尉氏

菟和

翟祖

在穎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今京北有故康城漢康縣

秦房易於斬今徐之斬縣周秦之故邑陳涉走斬今斬州北有斬水吳斬秦郡有斬氏姓苑云以國為氏從以說文從草誤

曹邑昭十今濟陰乘氏西北大享城襄字記古鄴城也

所謂姑尤二水在即墨有尤氏代作姑尤姓苑有尤氏乃別出

一作郿成預云泰山西北有郿亭今究之奉符故濟陽有郿山

今沂之臨沂南襄貢故城漢襄貢縣音肥漢襄赫亦音肥姓畫有墳奔二奇云懸晝父後妾

丈伯云郿藪一作鄆

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澠水耿弇進軍畫中者胡麥切或云臨淄畫邑水誤臨渴乃畫

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畫氏孟子宿畫者

鄭地鄭有鄭張姓苑云所封邑今汝之襄城有故鄭城亦楚邑今許之鄭縣子瑕城鄭者漢頤川魏龍見陝之摩陂改曰龍城

趙之高邑有古柏卿城故鄗也表四齊伐晉取鄗表四齊伐晉取鄗高武即位改曰高邑或云會齊侯之處非也

桓六年會於高邑作鄗義渠作鄗突厥不知時方定誰何得在此

臺也有臺氏轍氏臺子臺丘字

休廉斬鄧光蜀貢歲畫郊部

鉛袁四

上都有籍水、一曰洋水。又袁十七年，籍國衛地。

穀
商
部

隰州有穀城，非姬姓穀。

穀
商
部

紀年秦封衛穀子駟，改曰商。果惠成三十年記謂故下博縣有商城。今經鹿故城是然。穀封商於乃商洛九域志止洛商君之邑。張儀以商於地賂秦者此也。

今高陵有鄉鄰許徒力切本屬故風集音無謂者，攸失之。

引入宋衛逼秦會之濟陰北有秦亭即大丘，非上黨縣居之秦與秦隴郡宗邑也。在華陽東北，地裏十八鄉，當秦。

居

甘陵故居也。秦皆漢廢城，七亦初極帝曰甘陵今見之清陽東南三十有故居城上人曰難城。有層氏，然有層都。春秋傳語。

潛
澗

楚邑，在廬之廬江南二里有古潛城。漢之澗，吳伐夷，侵潛六沈戶，成教潛達潛於南圖者。昭二十六年使公子掩餘燭庸圖潛，楚敗潛，注楚邑。左廬江六縣西面，蓋閩四年伐楚圖潛者，史非舊盟，或處。

鄧
菴

襄也。紀年梁惠成元年趙成侯侵韓，懿侯若伐我鄧者，鄧國志山陽有鄧城。京相璠云在山陽西北六十，今河東臨汾。

充

襄字記充國故城在閩中西南九十四今在新井東北二十八又有西充今泉州南充郡治西九十五唐西充縣武德有西充山大曆四為充州襄字記以古有充氏，孟子充。

傳言鄭常之境。鄭國在淮陽。常在南陽。田文之封。

水經山乘縣有瑕城。詹家之故邑。山乘故毫之蒙城。矯云解西南五里。故瑕城。矯云在故。解城東北二十四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都城。預云猗氏東南。矯三十六。楚地。昭二十四周地。

右雜圖下

失之乎。勢求之乎。信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權鈞則不能相仗。勢等則不能相併。治亂齊則不能以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冠帶之國。舟車所至。不用象譯。狄鞮而通者方三千里。古之王。每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官。擇官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聚財產。非以私賢也。所以使勢令成而博義也。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嘗觀於上世矣。其封建。其福。其名。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道彌小。海上有十里之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所以家且室也。故曰。以勝費則勞。以鄰譽則逸。以宋鄭則倍日而駕。以齊楚則舉如網旃而已。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無韋武無岐。賢雖十不能成功。以湯武之賢。而猶藉加乎勢。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富小吉。以小富大減。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今欲濟一世。安黔首。功名著於舉盃。錫幕垂乎臺鑒。其勢不厭。其實不厭。多水用舟。陸用車。泥用柳。沙用磧。山用櫟。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今行是故位尊而教知威立而安此高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十乘易。以千乘令一家易。以一

家合一人。易言誠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非欲臣人而不得已其勢不復則莫以易臣權相
立。富大小多封建。所以使其勢也。王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故有知小之愈於
大。少之賢於多。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
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
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庭亂。嫡孽無別。則宗族亂。彭蒙忌難鬼在焉。某晝逐
之。積免在市。莫有志者。尹文子慎子曰。一免走街。百人逐之。非一免足為百人分也。殊未定分。
分未定。堯直屈加。况衆人乎。積免在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分已定。罪鄙不彰。故
治天下國家。都定其分而已矣。熊侶圍宋。九月。熊招圍宋。五月。集當圍宋。十月。凡楚三圍宋。
知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無時止也。故功之立也。賢不肖。歸治亂異也。齊簡公有
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則危上。
願君之去一人也。公曰。非若細人之所議也。居無何。陳常攻予於廊。即公於廟。公喟焉曰。今
不用鞅言。以至此也。失其勢。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莫益此。不知情可恃而不恃也。

漢書

惠帝。秦為不道。長亂先王之法。制賤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世立。經常。簡易之法。為一切壞
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首正之。修禮法。立親制。使遠近小大咸
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祚于孫天下。

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為未遠。經界封畝必猶可攷。城邑郊遂必有存者。秦何高。帝不知猶去除嬴威。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瓜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敝。而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有為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跡當絕。窮道當興。天不啟其衷邪。不然渠若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亡足道。比之晉唐則為近古。因繆之以偹采監。

鄭屬沛

平陽河東

宣平

峰河南

舞陽舞川

曲周廣平

魯魯國

汝陰汝南

穎陰穎川

陽陵馮翊

信武

信平臨漳

安國中山

棘蒲

清陽史記楚漢春秋同作清陽

信平臨漳

汾陰河東

陽都地道記云屬臨淮

清陽者河鄭清陽縣也云鄭非是

信平臨漳

梁鄧濟南

劇薄梅反屬扶風楚漢春秋作城

清陽者河鄭清陽縣也云鄭非是

信平臨漳

厭次地道記屬平原後成

城父沛史城成

阿陵深固作河陵

信平臨漳

廣地道記廣縣屬東莞。史漢表作

河陽河內

蓼大安

信平臨漳

高苑千乘

臺臨災臺縣

貫鉅鹿

信平臨漳

東茅固作東蕩

柳丘勃海

斥丘魏

信平臨漳

匏其琅邪

昌武

峰陽同作終陝關

曲逆如字在中山以水曲而西流為名。○章帝惡之。改曰蒲陰。○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云遇卒按別有曲過在河南本音舉隅見高紀明作過

菌求隕初固作菌闕接先得南陽侯則南陽地

復陽南陽應劭云在桐柏山下復水之陽

猗氏河東

祁太原

偽陵

平定

故市河南

高渠開

史漢皆在六十六按肥如已在六十六

什邡廣漢

柏至

辟陽彭城

高京

添宜是長沙安平惟宣

留彭城

南安捷為又建安于棘常山

北平中山

肥如遼西

安丘

北海臨淮

朝陽南陽

彭東海

疆

寧陵陳留

祝阿平原

煮棗完胸梧彭城

堂陽鉅鹿

甯濟南寧陽

張貴平

紀信

林陽南陽

高胡

陽阿上黨

營陵北海

龍廬江龍舒恐非當是大山

下相臨淮

堂邑臨淮

新陽汝南國作信陽

唐國作歷非歷在信都

武原

吳房汝南故子房國

博陽彭城

辟陽信都

安丘

北海臨淮

朝陽南陽

彭東海

疆

寧陵陳留

祝阿平原

煮棗完胸梧彭城

堂陽鉅鹿

甯濟南寧陽

中水志脣涿應云易澗二水

扶陽火漢作穀陵

高陵聊那

深澤中山

宋子鉅鹿

閼氏安定

昌黎郡

成陽汝南

平州地道記襄陽郡

甘泉固作景侯

赤泉司馬正以為南陽

湧陽南陽

水課須昌東郡

長修河東位次作平信侯

開封河南

臨轍

禾咸

東陽臨淮

壯或作莊

即南郡言音蹉

莽河內

土軍位次或信侯也包

汲河內橐

山陽

陽羨冉陽

軾江夏

平阜河內

戴禹也章帝曰考城

德志關表在濟南

上邳王朱虛王鄉都

行

中牟河南

震陽汝南鄭漢書作渾陽

義陵一作義陽義陽在

汝南

期思汝南

便桂陽音殺

祁氏河東

祁太原

史漢皆在六十六按肥如已在六十六

什邡廣漢

南安捷為又建安于棘常山

陸量如淳以為江南

淮陰

陸梁地臨淮

平都

東海按永和中平都國乃安平也屬縣臨淮即貫陽

陽夏淮陽

芒

詳史表世家非

合陽

長沙漢表在百十史無次第

沛

平

任

廣平

江邑

離去之鄧弱封史失其始末固

陵邑

音臺國作頤美非

平

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

周呂

非濟陰有呂都縣又封今

建成

沛

高皇帝五年滅項。趣定功行封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侯之位次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高后二年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今以其次錄之。史漢表傳互有不同。其侯國本百三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戚。合陽、美頤、沛德所封。固表末云百四十七。夫對功築建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人不議。而天下定。按留侯良曲逆侯平勳業之具。在漢亡以出其右者。乃不得據於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然顯據第三。及后叙定良居六十二。平次四十。而淮南陰信且絕於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淮之功固非李愬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凡矣。而憲宗乃以想妻皇族。命段文昌改立碑。歸功於愬。於是議者譏乎失之公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如功名之念。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亡私者可以為天下。漢之封法既不善。知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馴。顧可得乎。

筑陽

武陽

蕭鄉右三鄧之屬一更

南宮

信平

睢陽

樂昌右四宣平之屬

修史漢作餘音

平曲高咸右二絳之屬

燭曲河東之屬

重平

魯之屬

臨汝潁陰之屬

安陽

汾陰之屬

左東渠

壇古二曲成之屬

塞

鄖鄧之屬

池陽鄭之屬

節氏右成之屬

南

河陵之屬

史深澤之屬

發襄宣曲之屬

蠻高京之屬

嶧山河陽之屬

江鄆

汾陽之屬

吳深澤之屬

臨汝赤泉之屬

陽平

奉山德之屬

張

濟陽見地道記舊

董費之屬

鄶周昌之屬

胡陵

南

塞

吳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都邑呼漢之諸侯可謂真不幸知方高帝之封也其封卷之華曰使河如華泰山如屬國以永寧夏其苗裔申以冊書之傷重之白馬之盟可謂惠矣秦何高帝不學而將不能講禮制度與為長久計上亡道揆下亡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一旦得國正猶飼人之都獲放意酒色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時民歸戶息富厚什伯於前兵為子孫者惟宣講禮外無以榮其生而乃驕忘其先亡兢兢於苛世之禁墮命亡國匹匹相繼油然而元異姓耗矣耗者毛或絕失姓或乏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遠生為隣隸而死焉為之傳傳音即是勝也豈惟在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惠之之道已制必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衍其初盛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愚與異姓雜伍或流困民間繇此而謂開國之君其可不知所以惠之之道而為之善後者乎

松滋

廬江固作祝茲非別有
邑營八年為祝茲侯

成陶

固作成陰

俞

勝

沛

呂成一作昌成

祝茲

鄉邦

建陵

東海

醴陵

長沙

膳

東菴

史作鈔

東平

洨

沛

不其

漢陽

信都

右高后封

陽信

勃海
國作信陽在新野

壯武

膠東

樊

東平

涿陵

史作波陵

南湏

河南有湏亭音程

黎

東郡

故安

涿清

餅

鄉鄧

軒

河內

章武

勃海

南皮

渤海

鄆

史作清都

國作鄆

鄆太原邑

非也

右文帝封

俞

建平

沛

江陽

東海

達

卿名在常山

新市

鉅鹿

商陵

臨淮

建陵

東海

平曲

高城

山陽

或作陽山

安陵

垣

河東

固作桓

道

添

容城

涿

易

涿

范陽

涿

金

內黃

亞谷

漢表在河內

塞

魏其

鄉鄧

蓋

渤海

隆慮

河內

武安

魏

周陽

上郡

右景帝封

長平

汝南

平津

高城

冠軍

南陽漢表在

周

長社

樂通

高平一云臨淮

牧丘

平原

富民

新

南奔

武陵中書同此本字

巴孝反

衡青

傳作穿說文御宥反

發干

東郡

南陽

陰安

魏

樂平

平陽

冠陽

平陽

翕

內黃

特輶南陽文作特裝

觀陽武陽

若陽平氏

平陵武當

嶠頭皮氏

涉安

昌武舞陽

襄武襄西

樂安銀郎漢表在昌縣

合騎高城

涉軒齊漢表在西安

從平昌邑

隨成十乘

博望平陽

泉利在陽城姑莫

宜冠昌縣

輝渠魯陽鄉名

浞野

下庵在綱氏國作摩

深陰平原

順渠韋昭作澤渠云皆魯陽鄉名班固作輝渠然上二年僕多方候故孔文祥以為一邑封二

義陽平氏

杜東平國作杜非

河暴

衆利為諸縣

常樂濟南

湘成陽城

符離在市宋盧固作

樊陽平氏

驥鹿

海常銀郎

開陵臨淮

平州梁父

散陽城

臧馬朱盧

勝南陽舞陽

獮兒越

涉都南陽

海西

龍亢蕭何云廣德所封止曰龍有亢者諺龍乃魯城

成安陳留漢表在郊

昆鉅鹿

驥河東北屈

梁期魏

涉淮

將渠

安道南陽

隨桃南陽

相成堵陽

海常銀郎

梁父

北石濟南國作外石

下鄆南陽國作鄆非

驥英

獮兒越

涉都南陽

海西

臨蔡河內

東成瓦江

驥英

亡鷁會稽

涉都南陽

海西

荻苴勃海奇秋苴

澠清齊音復非

奇且畫索隱

驥英琅邪

浩

海西

板河東即孤謙今隴之永和縣

新時齊一作發發作板俱非

水父東萊

涇陽南陽漢表作齊

海西

德濟南

鄧鉅鹿

祁濟陰

海西

當塗九江

富民新

海西

右武帝封

博陸漁陽文頴云無此

安陽汝南

秦樂平東

宜春汝南

安平汝南志舊涿

富平平原

陽平東郡

拓濟陰今成陽有乾亭

建平濟陽

宜城濟陰

弋陽汝南

商利徐

成安頴川

平陵武當

義陽平氏

右昭帝封

營平濟南

平丘陳魯漢表在肥城

昌水於陵

陽城漢表在濟陰

陽城汝南乃成陽

夏氏單父

扶陽在沛之首

平恩魏

高平在臨淮

平昌琅邪印成齊陰本屬濟南

樂昌汝昌安平長沙

陽城汝南與頴川陽城

平臺常山

博望平陽西平臨淮

樂成平氏一雲南陽城

長蘿陳留

將陵

博陽汝南南

建成沛

高昌平東

平通博陽

都成頴川

夏城山陽

鄧河陽何之立縣封本

合陽平原

博成淮陰安遠在慎縣

歸德汝南信成細陽

義陽右宣帝封

陽都樂平

冠陽

陽平東郡右元帝封

樂安僅

義成安平見上

安昌

汝南

高陽東莞

安陽平陽原

成陽新息

高陵琅邪

定陵汝南

設

沛韋昭云河內

武陽

鄧

平阿沛

成都山陽

紅陽南陽

博山順陽

安成汝南

新都

南陽

馳望琅邪

延卿

新山

童卿

樓虛

右威帝封

陽安

新野

孔卿夏丘

平周湖陽

高樂

新野義陽東海

高武杜衍

楊卿湖陵

新甫

新野

高安朱扶

方陽龍亢

宜陵杜衍

長鬲濟南

襄成耿丘

右哀帝封

扶德賴榆

扶平臨淮

廣陽南陽

承陽汝南

襄魯而陽平

襄成耿丘

當都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間有附在前者又不數焉。

太平御覽李平時郡國百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有二

元始五年而復雖稍封繼亡足紀者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驛之類名亦訛矣。

自高帝為平國君裏敬為奉春君而後有列胡子光武亦有鑄胡子侯其有功德侯者為朝侯自通者

為微侯通侯也其侍祠無朝位者為侍祠侯食關內侯又有倫侯若東威侯趙文侯

昌武侯馬無澤者但有封名無食邑霍光之封博陵亦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立名號

侯卿公亭侯亭伯之類故樊子蓋以功濟天下遂有濟公之號皆不足法且多徇如方士雜遺其間封法瓊焉。縣宅閭陵博望侯安宜春安陽冠陽平博成周陽俞

樂安高平史平富民永父渠利煇渠金守兩樂平義陽

封無名高帝封功臣信誓之縣事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輕議哉。武帝乃以酌金文數奪

三無名高帝封功臣信誓之縣事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輕議哉。武帝乃以酌金文數奪

之不數年間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太初之年。異姓漸盡。封威絕絕時也。不幸帝且歲。忍動以法繩。獨難意處。一切耐除。或一歲誅。或再歲斬。蓋難齊物。固免交奪。吾何以觀之哉。惜有國家者。其母以若所為也。漢魏春秋。即高祖封許負為明惟高侯裴松之疑。時列侯無卿亭之爵。不衍不謬。然劉備傳謂中山勝之。永貞亦元狩六年封陵城侯。按東封乃元鼎二年。此亦誤。

漢王子國

矣。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亡有與漢俱存者矣。歐陽子云。周有关而同姓五十。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枝。崇屏衛。雖其敝也。有未大之患。而猶崇獎扶植。歷四百年而後。而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其子孫咸列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姓雜處。入居尚書。出為督刺。故雖天下分崩。而猶愈於它人。高帝時。梁楚燕趙。出入缺壘。一皆異姓之豪。而所恃者。惟宗族兄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甫侯。而諸侯莫敢非。未大之禍。固始謀之不善。而非封建之失。叔子可。丘子而繼焉。文帝封梁王。陽城侯。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封廣陵。高安。廣陽。諸國。比參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有及莽也。又年淺。亡足論。徐卿嚴卿。武平陵卿之徒。忿然以誅莽死。亦足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亡有及建安末者。豈非天厭漢德。而先發其人耶。抑人事之不既邪。卿使絕除輒嘗與為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而漢祚亦未必既如此也。詩云。懷德唯寧。宗子維城。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右惠帝子封

贊其臨淮

朱平東菴

管崇陽

斥丘魏文丘作張國作氏

營

楊丘

楊虛

初平原

安都

平昌平原

武城

白石金城
右齊之分

阜陵九江

安陽為烟

陽周

東城九江
右淮南之分

右文帝子封

平陸西河

沈猷高莞

宛朐濟陰

棘樂右楚之分

乘氏濟陰

桓邑

右梁之分

右景帝子封

安城豫章

宜春豫章

句容丹陽

句陵長沙固作容陵

右長沙

杏山

蕪

琅邪

沛

廣戚沛

丹楊蕪湖

盱台臨淮

湖熟丹陽

杏山

浮丘

右河間

睢陵

固作淮陰

平望北海

張翼右梁

右梁

葛魁北

秣陵

丹陽史作秣陽

北海南

壞固作懷昌

睢陵固作淮陰

丹楊蕪湖

句陵長沙固作容陵

右長沙

杏山

劇

北海

平酌北海固作平酌

劇魁北海

丹楊蕪湖

句陵長沙固作容陵

右長沙

杏山

益都

平原

宜成平原

臨朐東海

右當川

封斯常山

東莞琅邪

右梁

東海

朝

朔歌

東城九江

廣豐水

右越

將渠

涿

朱平東菴

管崇陽

斥丘魏文丘作張國作氏

營

楊丘

白石金城

右齊之分

新館

清河

本作涇

陸城

本作涇

新處

中山

蒲領東海

西熊

居光魏

州卿

平成

南皮史作成平

距陽魏

董安

阿武

勃海

本作涇

來戶

渤海

本作涇

蓋

魏一云蓋胥志在泰山

右河間

陪安

魏固作陰安

繁蘭莊

平固作繁闢

嚴

平原固作前

平

河南

羽

平原

蒲領東海

西熊

居光魏

州卿

平成

南皮史作成平

距陽魏

董安

周望

文作周堅

五據

泰山

富

本作涇

胡母

泰山

離石

西河漢表在上黨

邵

山陽

土軍

西河

利昌

齊

蘭

西河

阜很

臨淮

寃陽

濟南寃陽也

瑕丘

山陽

閼城

在平處固作陸地

建成

豫章

安泉

南陽

右長沙定

運平

東海

高平

平原

廣川

非

右中山堵

山

勃海

莊原

固作杜原

右城陽共

平鎧

國作重侯在平原

右河間

海常

東野

鈞丘

固作鴟丘

南城

廣陽

項丘史漢作廣陵

山

勃海

繁安

柳

雲琅邪

牛平東萊平平也

榮泰山

右齊

柏陽中山史

保州清苑引漢記
柏陽地無之表伯暢非樂

鄗常山

右趙乘丘深澤一作乘丘

柳宿涿

柏陽地無之表伯暢非樂

鄗常山

右趙乘丘深澤一作乘丘

曲成涿

高丘

涿

安險中山

戎丘

安道一作遠

中山

夫夷

都梁零陵

樊輿

洗陽宋陵

春陵南陽

安郭涿

參琅邪

鉅合平原

永陵零陵今永州固作

昌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校志闕或云琅邪被縣

終弋汝南

右衡山

初平原

父城

遼西漢秦在東海

肩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賚琅邪本作賚

瞿東海

鰈東海

彭東海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雲葭琅邪

石洛琅邪固作原洛

東淮北海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陸壽光

廣既齊

甘井鉅鹿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翟東海

鰈東海

彭東海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初平原

父城

遼西漢秦在東海

肩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瞿東海

鰈東海

彭東海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廣既齊

甘井鉅鹿

東淮北海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翟東海

鰈東海

彭東海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高樂濟南

高樂濟南

高樂濟南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祝茲琅邪

祝茲琅邪

祝茲琅邪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沈陽渤海

沈陽渤海

沈陽渤海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部常山

部常山

部常山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流銀龍

流銀龍

流銀龍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涇

涇

涇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涇

涇

涇

扶溝琅邪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扶溝琅邪案隱音漫固

右武帝子封

松桂

蒲領

新市掌陽

右廣川江陽東海右城陽

右昭帝子封

朝陽濟南

平曲東海

宣處

右中山

修市勃海

東陽

右清河

新昌涿

乘中

樂鄉鉅鹿

張常山右燕

柳泉南陽

右膠東

高郭河間縣

遼鄉常山

右真定

廣鄉鉅鹿

平卿魏

平襄平原

樂信鉅鹿

東安信都

昌慮泰山

平邑東海

水東海

建陽右魯

溫才

南曲

高城

蘭淇

南利

右廣陵

東昌

邯鄲魏

景成渤海

樂望北海

鍾武

成卿廣平

威陵廣平

都卿東陽

陽興涿

成北海

高城

右長沙

曲梁魏

海春豫章

陽城濟陰

武陶鉅鹿

建陵東海

歷銀危平干

平利魏

右昌邑

合陽東海

右廣川

容丘

成涿

右中山

良成

安定鉅鹿

右燕

新鄉

修改清河

樂陽常山

平陵鉅鹿

新科

利卿常山

都卿東陽

修故清河

陽興涿

樂陽常山

威陵廣平

平陵鉅鹿

都卿東陽

新科

高城

右長沙

曲梁魏

海春豫章

陽城濟陰

武陶鉅鹿

建陵東海

歷銀危平干

平利魏

右昌邑

合陽東海

右廣川

高卿琅邪

故卿琅邪

右宣帝子封

右孝文以來侯者二百七十有四其後王者一十有五。東平楊虛初安都
平昌武成石阜陵安陽陽周乘氏桓邑武始春陵襄陵別封者七
休分紅離石分涉蘭分武原隱成分端氏臨河分高俞土軍分銀菴斥夏分
夏丘漢自元成故出王印其矯偽發封者蓋百有五十見於班志年淺制率亡足紀治革攝
揚封繼愈剗之以述焉惡等武帝發主偃之謀令諸侯王得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
侯者百七十有七。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聽
定其號名自是支庶平侯元光侯者之元朔百二十有七元狩二十五元
鼎而王國遂弱此實誼之策也故善為計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為五以封悼惠王
之子淮南為三以封屬王之子則誼之策略施行矣。寶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固然梁地固晉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為二國及思寶生言乃分齊為七淮南為三淮
南廬江衡山凡二城陽濟北濟南舊州膠丹聊東齊凡七國云六族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楚趙各為若干
及乎景帝因晁錯計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豈可施之哉而不可行之今故失於欲遠而不
得其道爾。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三年楚來朝錯請誅之詔削東
海郡因刺吳之豫章會稽及前二年趙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以寶爵有嘉刑六
舞子曰欲遠則不逼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文宗急森嚴而訓注起同此微也即使孝景沉
思孰許修禮教正名分以與之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反者
計非不痛惜為其為說之鄙也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第則然也。兄為天子弟為臣。則不足以為國知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之爾。象主不仁。封之有罪。可謂親愛之矣。然封之而使更治其國家。不得有為於國。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富貴。率然而為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恩固已汰矣。然未幾何。哀憤並起。憲就夷滅。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非惟不能教。而反縱其為。及其有罪。然後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而皆昔者成王封康叔衛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成之者。生知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況為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千數。其保於令終者。蓋越况數承久乎。然則為之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社者。其可以不知德耶。

東漢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人。禍矣。懼其禍。而道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皇帝時。韓彭陳豨。敗縛脣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寇鄧耿竄。高勳鴻烈。而所食封不過四縣。丁恭猶以不合古制。嘗述其故。高祖即諭。則拙。自取財物。平秦楚。起。相。執。封。起。橫。施。其。為。報。不。厚。為。蛇。命。將。而。脚。操。從。令。則。捷。遠。執。則。拙。故。其。為。報。不。厚。而。不。薄。高祖益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如光武拘於勿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而失。豈夫孝子慈

操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之徒。召或不到。故于房丘勸捐地。連城驛邑。蓋出一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缺一時。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都卿使孝惠以和修明。禮制日反於古。顯宗而後。稍正土守。以漸合於中。則三代之廟。且復見矣。惜哉。就簡因陋。而不知其要。既得之。復失之。以樓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同姓侯王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冲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焉。見能方之表。紹興十五年追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絕國百三十

有一人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

雖然。東京法範。侯不分第。長相內祖。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降位博士。所謂猥諸侯也。亡

以近焉。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納祖。如本體無宮室。其如朝侯雖授璧苴。社而土宇殺矣。光武十王並列。所近顯宗八子不誥遠。四方之前。耕地裁十一。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東漢之末。四海清臯。八方不能

內侵。則策建而少其地。真令典也。後志云。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悉鳴周與漢皆封建其

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惠。周之初基。諸侯述職。而周以之疆。及其末也。用兵爭彊。而周

以之弱。西漢之初，大啟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不然。天下亡不敵之事，而人君有不敵之術。周之所以弱，特自弱爾。方千八百之建也，旦望之，勛不過百里；當此之時，豈得尾大患鷁？成康諸侯而彌平桓諸侯而弱，果侯罪耶？吳楚齊魯固曰彊大然，猶述主夏盟崇農矣。輔而不抵於遠，以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經久之計，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有，幾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地，故韓驥彭驥相繼叛逃。蓋其始者既不善矣，及夫主偃蹇行而諸侯已亡，政有茅土志，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衰成之際，宗室弱極，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祚祚。故予當謂周得之始而不如制於終，漢則首尾而皆失之。若光武者，雖曰侯王，知之禍而本枝之緩終，必少。因此董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亡忌，而漢遂亡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追斯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地，然後可以還墜路而反全安之，輒信非諷說。

異姓侯

光武一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沖帝三

桓帝四十五

靈帝四十七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三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

不得盡見矣。增志明章至順凡郡國一百五為十三郡光武併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千一百八十
方桓帝時封賞逾制。內寵猥盛。於是陳蕃亢疏。謂古諸侯上蒙四七。所以藩屏上國也。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亡功傳賞。一門之內。侯至數人。是以緝象失處。陰陽錯序。則封賞之失當。其禍乃如此也。追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名在漢室。所封之傍於購書壽志可見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益用不錄。

跋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當貴辭。而其壞也。一言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舛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舛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矣。然未小信而天下服其福。不幾乎一言而喪耶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謬。而嘗索其利。始於言句之外。蓋智以言旨。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為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事不得行。之一有行之。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屬者。據蘇文。忘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罷侯置守。而亡罪不可削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故柳子之說也。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弑君子。子弑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弑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此。駭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為是說也。寧其可推乎。封建之論。其闇也。因竊指之禽獸好義。蓋皆出於漢周之世。而

諸侯之罹故者。一皆有亡道之資。其爭襲者。蓋無幾也。傳可攷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免者二十二。如上所說者。亡有焉。諸王子侯為國二百八十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罪除者百四十六。以誅盡者三十二。而惟二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有焉。高帝功臣之國百四十有三。惠帝之世又倍於此者百國。凡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百一十有一。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於賊。其餘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棄狗。而如上所說者。亡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隨啟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所說者。尤亡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國除者幾二十數。其殊其賊死。若其建安之死者。蓋八十。而惟一死於奴。如上所說者。尤亡矣。先生之言。豈非過論乎。故君子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今夫世族之家。不無此禍。余嘗聞之矣。特事不聲於史。名不上於大。大有不得而云爾。是豈錄於世襲乎。藉令實爾。而其宗利一君。便於民。而惠於後。猶當右顧而行。矧無是耶。而曰李斯之言。抑宋元之論。當為萬世法。必是以為之解。壬辰八朔書。

國名紀

封建後論

亞呼治古不可見矣。寧當稽古之所以為治之具。見其不可得而踐。及其為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極矣。若古聖王。患是一事。立一法。必為萬世不可易之詳。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達為之也。不惜一朝之勞。不憚百年之久。而必為之。長慮。蓄養。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

達其立也。靡愆於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鄭因於夏。周因於鄭。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惟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奈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蒙。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亟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為。富國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觀其有為近利。而不知利近者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為為能。而以守常為拙。臨循之為常。多事改作。罷封起廢。井田墾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為治者猶曰復古。文曰。追治殊不知本。既拔矣。而切切焉溉澆。欲以青其柯而撫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隸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夏周。鄭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贍貨。莫之戒討。浸淫浸汰。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為建侯之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即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虜已失之矣。夷虜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資。濱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人情前人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天地蔑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曰木幾劉項興於龍斷。惡在得土。乃王

哉。賣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吏而小其力。而柳子乃以為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懼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為難制。而郡縣為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群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姜姓猶侯伯相維。而未遠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為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促。則匹夫呼呼不數十輩。麾十數郡。莫誰何者。牛賈穿窬移國。桂枝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部縣之權。素全陵遲。主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鑿秦繩。革土宇。建諸侯。計非不謹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發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强大。於是極意以謀弱之。建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朝幕。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為之禦。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彷徨時變。然而不原其本。尤功碩德。一茅不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内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辭置。而亦更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夷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互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國。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校職。卒至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又以晉戒。諸王宗國。或以典藏。而諸王之誅。患以典藏。字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隨文之混一。中鑒其害。大何討究。莫及壤子介宗。急拔大鎮。即效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跡秦迄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惄惄斐亹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決也。跡晉迄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惄惄斐亹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

也時人失之東後必西卿者誤之自今必黑此歷世寶臣据議建國立郡之大較也。留中憤憤曷當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也。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語，慨然以為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於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巍巍可謂得獨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已，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畝之制遂興。封建國論迄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崩壞之象，帝尚聞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精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騎驍。變藩鎮，怠撫募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正禍如此也。即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修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百率作興事致慮不孰之所至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為諫院建議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為之以一，實障江河，徒無益也。名臣傳請以誰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卒，太祖武皇帝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延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虜威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是謂虜寇內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言分外為防設，或叛換自可理討。繼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况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末毫窮谷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遠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益遂失靈夏國之。

與郡其事固相違矣。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監司悉罷，討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署，惟知通須奏朝廷審換。運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擢不除。代擇冠有功，則許世襲。上詔從之。既擬世襲，上曰：若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於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覆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承州薛慶和，與無為授和州趙霖，並為鎮撫使。既而成以舒蘄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加，將帥屢易，是乃苟人陰計中吳，使渾濬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那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為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為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藍闕南兵馬凡十七年，胡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鄆，趙普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謗，慕驍勇以為灰，和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跡之而不知爾。胡為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孤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魏虜、長驅百舍，直掩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濶莫或支持。緣今日言之，異乎冬冰之水盡，惡唯欲治之君不世出。

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子所以每咎徵善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知而為是尋常苟且之治也。或觀昔之誤。欲論定者衆矣。楊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自時無或犯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草草文之可謂不違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違以謂建侯置郡當如貨文之述。抑夫朝更改者乃小家之銘。老婦之呻。益且猶不可。而論何事邪。予為國名記。愴先王之事。容易行之如知父者孰其制則無當試之焉。詳其禮則有可違之法。濟之以心則事無不成持之以力則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真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郭進為洛州防禦使。克西山巡檢以備并寇。太祖言。進擅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石林燕語。却知雄州捍契丹皆誤。按建隆垂統錄云。克西山巡檢。前後二十年餘。戰功居多。而以貿惟忠以儀鸞使知易州。威名震於北虜。李謙溥。陳州刺史。在郡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內城以虢州為慶州刺史。在郡十餘年。戎人不敢犯其境。遷海以散員都虞候為通遠軍使。後就拜蘿州刺史兼靈州路都巡檢。在軍十四年。戎人悅附。當景德初。陳貴達言。李超守瀛。虜不敢關視。南尺寸地。而今將帥大機用。恩澤遼雖。謹重有可信。然卒與敵遇。則不知所為。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失得之機也。是年以趙延祚為雄州北關巡檢。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以結虜中。豪傑多得其勤靜利便。故能久制戎虜。此皆世襲之利也。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為。一郡之事。臣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况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為者。非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熟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為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哉。說者徒見陳寔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為諸侯之失。見卓魯龔黃呂杜。則以為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萬數。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矯徒億萬。豈無遠峯獎激。而餘何不攝賓進百。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算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拔。為推首者。而捕疏寥落之若此。何其不知權輕重之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為人臣貪爵位。喪廉恥。特不過冀尊顯以為身榮。圖世賞。陷臧墨。特亦不過為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為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為己物而已。今士大夫喜資轉。事奔競。將以及于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訖不承。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寘。子孫訖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已崇教化而教化訖不行。興禮樂而禮樂訖不立。卻夷狄而夷狄訖不享。振風俗而風俗訖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奔競訖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紏。亦可謂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不知宗法之不可誤。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

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汔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汔不立。以至助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匱匱。而汔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令布嚴肅。能達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遁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接接徒勞煩舌。而耗煤精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無事不及耳目所接。莫物不知。耆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菜不過百里。何得不聞。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書太傳云。折者天子之境也。諸侯鴻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管仲。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賓禮也。公乃割燕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時候。擅出國界者。皆罰為司馬。如楊王。僵鰐。陵侯之類是也。齊之剖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貴者。猶知趙境之非周禮也。有家各有東地。自無民。爭奪田產之獎宮居具。故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乃營私第。掩奪閭巷。故苟舍財物。無有休歇。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兵成。一國之內。民自為守。如今土豪四郡。援助亦不過數百里。內無復絕漠遠征。難鄉失井。生離死別。之患。故人以樂為也。兵民授故戒。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卻蕃勢成。重壘拱衛。內外隔限。故有封建。則無夷狄。土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舉。復百里之間。鄉里舉選。朝廷自可得知。則不言可自復。今鄉舉復故士清修。士清修故俗學止。必拔其材。賢而後試。其用之學古。還而後試。故精。官職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還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官以是材。賢否。考舉主是。視而破。惟賢始舉。是不如人事。体給散。故貢賦清。貢賦清。故鞭朴省。甸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甸。而不奉親。是不如人。事。其祿在王朝。無復休。胥吏恒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四不預。固邑采地各足。胥吏恒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其祿在王朝。無復休。

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田歸於氏而賦入於師大夫無勢力兼并之患宗廟立故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有國者有宗廟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邑斯有廟泰山冀靈弱強難易隨地區處必獲其施。雖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為政有不煩於上之肩胥京都內史特亦不過勤卹畿甸修其禮樂謹方伯爲刑政以威懷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常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可措。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胥吏決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為特亦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為注措。每每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未獎歟。夫利之不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講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譖。寡廉鮮恥之為。爭奪自擅乾沒兼并之患。而迎送道途奔走費匱之勞。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以隨去。至於助農馭吏澄冗青流。若清賦而裁体者。但不言而自正矣。下有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有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為者。與服成妃子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息。則榮廟亦滿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修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抑何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蕪胥洶湧而事利取以貿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北七十二里。寃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為榮。一何主

望望遠而烘談曰五百里都一國不道自取其威一帥不道自達其絕則亦莫至經經出出疑其不可
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强大持疆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乎此世徒見
晚周諸侯之疆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强
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夏商之世衆寡諸侯固非有東井之弊也禹初七千至商三千至
周而十八百特其子孫一二世輒不自振廢退靡絕以歸於滅氣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留意而致之
於是爾竊又於之國壞之終必有餘貢餘賓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附近歲久養積日多而會不能稽則
鄰封之接者因以說而有之遠其疆也適周之亂謾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度曰齊桓晉
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不備一同而今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櫛兒東至鄧溪西至
姑蔑其廣還才百里故曰鄭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耶今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
知言邪東遠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
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家封建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
而窮困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頽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
日語而說者猶以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亦目孰遠虛僥僥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遠謹者亦雖然
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澄冗則人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
此而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廢棄之厄而強之烏獲之仕其不折而死者無矣卒寬有言吾乃今
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慨天下之

事不可為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利萬事之不行而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為之魏徵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害何嘗少究其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為新特之說者乎茲予所以不憚耄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為舉子誇哉直欲勝申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孰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劄子 五月日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聽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聞盡屏外事東晉家學神宇既定氣貌益昌闇之豐然喜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謙廢之久猶欲以著述間其未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掌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為永久不廢之業其為之慮也長為之法也信為之惠也廢為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困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固續成功之利為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歎噭然失其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改以狃狂失守而在上者僅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一人改心思而以奉一人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十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則振領而表釐矣然此事誠難為言人亦不信正由社天下之心在上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後人之不然可也僕甚未能接論草草姑以此復來
命嘆嘆皇恐

右謹具呈長源承務賢兄

歸愚子大衍數

天地有數道無數

大五行

木
水
土
火
金

參天四地一十有五

二少二老其中已具

土

土

五氣聚元

五氣之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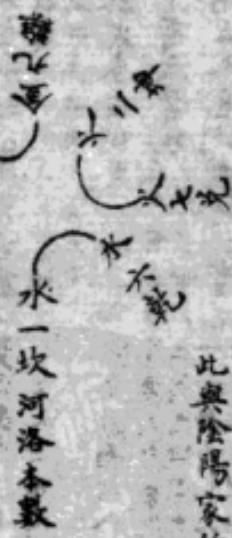
三十自數

一性歸元

各得其所

夫 真一上 妻 長生水火

水金子
金水母



此與陰陽家所用同

木火丙

火木庚

木火火木 男公女永

金水飽承

首引後從

五株一三 存方不動
金火易位 此真為用

大衍說

五行類倒。所謂造數也。一二三四五。參天地五行備矣。○蓋五行之本者。二三之正。不假乎外。而一十有五之數行。一三五為九。九為老陽。二四為六。六為老陰。出於天者。三出於地者。四。九與六。凡十五九而已。○一挾六八五統三爻。九攜二四而六府九營之理得矣。○七八九六。火木金水之得乎土者也。二步二走。而三十之數行。六為七而一始乎北坎處之二七為九而九終乎南離處之。○六八二陰附乎一七九二陽附。○五行之子二而天地之理得矣。○火之七反乎西。金之九反乎南。明金火之相伏。本不能自用。是故水火本金必假乎土。土之必假水火木金明矣。一二三四既合五。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又合乎一二三四而一十有五之數具此五十有五實也。五十有五即五者之自養也。○一无乘五位相得。各從其位。七八九六既而五不見矣。○四象既設。則土無位。是故七九。○雖然水火木金得八六皆以四乘而二萬之策盡。五有不用。由其分三曰季。四季用而土不見也。○雖然水火木金得土之全。其用乃備。而土於四者之假。則各取其一。有不全用。蓋全用則數多而本弱。是故一二三四凡十。而吾實用其四。此其用四十有九實也。水一火一木一金一用。其德不用其數也。○一二七九四奇。自見四隅。布而十自隱。大衍之數見矣。○四正為分。至以生數自乘。乘之為五十有六。而一无乘。為五十。以奇數自倍。倍之為五十。而一无倍。為四十九。此七七之合也。一无倍。倍三而六倍五而十倍。四十有九而一之本。未嘗亡。一者衆之主也。總之則一而散之則四十九。非一之外。為四十九而四十。九之外。有一也。一體也。四十有九用也。○方美一也。而儀四象未始不具。及莫數也。太極亦未始亡。體用不相離也。○一與五為六。二與五為七。三與五為八。四與五為九。而五與十合。則不見其五。是故土以本數合而為二五氣運。聖人之法也。月令其數五而

素問上以二五太玄本此○龜書之本橫縱斜直各十有五合而六十。左右前後各十有五合而六十。凡百二十。二老離兑百九十二。乾坤舉而六子在矣。具六十卦之爻立而一歲之日具蓋。一畫之生萬象皆備。有不待於三才者。一兌二離三震四坎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而廿四爻并其偶畫亦三十有六。此太極七政二十八宿成化故也。○八卦之數倍之為七十二。小成之爻四十有八。并其偶畫亦七十二。少不能變。○或曰。大衍天地之數異然。故變化行鬼神。豈此外復有數哉。一曰水。二曰火。數之假也。天一神。一地一也。而曰地二。今而曰天數一。地數二人。數三可乎。曰象而滋。滋而數。亦不識乎數矣。吾固謂大無度。詩無止變。春秋無衰敗。易五行無生成。皆儒先之託也。

四象說

七火八木九金六水。此謂四象。七九八六固定數矣。然五行之中一各具之。是故老陽之數四其九。老陰之數四其六。少陽四其七。少陰四其八。此四象之實也。四九三十六。四七二十八。七八十有五。九十六。十有五。凡三十一。象之數四之為百。有二十。各二少。二少二老之策。凡百二十四之。而各為三十。皆四而分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二十四乘。乾策六分而分二十有四。四其六也。瘦六而三八之。六四十九也。瘦九而六六之。亦三十六。故為老陽。坤策六分而分二十有四。四其六也。瘦六而三八之。亦二十四。故為老陰。策數純而乘有變也。四九〇。六六同。震得乾。畫三為七十二。坤畫四為九十六。凡百六十有八。六分之而分二十有八。故四七為少陽。巽得坤。畫二為四十八。乾畫四為百四十四。凡百九十有二。六分之而分三十有二。故四八為少陰。策數雜而乘數一也。二老策三百六十。陽為有餘。陰

為不足。有餘損之。不足補之。故自乾之策。損之四十八為震。自坤之策。益之四十八為巽。而四象立矣。
震少陽之策。損益之數。蓋之凡九十有六。四分之而為少陰。益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為老陽。損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為少陽。益止於乾。損止於坤。是故六子異用。而變則四固於乾坤而為之用。以成天地之能。應人物之變者。不能出也。坎艮之策同乎震。離兌之策同乎巽。是故子惟六而象則二。并乾與坤而四象著矣。乾一數震坎艮一數已義之策。乾一百有八。坤七十有二。震八十四。巽九十六。坎艮百八十有八。離兌百九十有二。八卦之總。凡七百有二十。二老二少之策同也。乾坤震巽百八十八凡三百六十○總七百二十
震巽同震離兌同巽文王之策。乾二百一十有六。坤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四自乾之策。十二損之得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之策。卦凡六又十二損之。得大過。離家人。睽羊鼎巽。兌中孚需訟无妄。大過遯大壯之策。卦十五又十二損之。得否。泰隨蠱噬嗑。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之策。卦二十又十二損之。得屯蒙頤坎蹇解。震艮小過臨觀晉明夷萃升之策。卦十五又十二損之。得師比謙豫剝復之策。卦凡六又十二損之。得坤之策。卦凡六。震萬物之類也。小畜六卦各二百四大過二十卦。各百八十。屯十五卦。各百六十八卦。自坤之策。十二益之。反此一益得師六卦再益得屯一五六六卦。各百五十六。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卦。三益得否。泰二十卦。四益得高六六卦。各五益得小畜六六卦。六益而得乾。震陽卦。坤純陽。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凡三百八十有四。往復取之。為七百六十有八。以老少之數乘之。而四象之變極矣。以三十六乘陽爻得六千九百一十二。以二十四乘陰爻得四千五百三十。三百七十六。以三十二乘陰爻得六千一。雖然易之數有不盡。而不平乎。易或曰。有易外之數。此五百四十四亦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少之策也。

虛言以渴也。易外豈有數哉。

國姓衍慶紀原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化之所臻。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代之雲仍，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百年之上者，不知所何考信哉？况國姓之淺深，尤有係于國脉之修短，世運之盛衰。天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皇燔簡編，薄姓系君子，竊歎其教倫。魏帝捨北跋，紀元氏君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黃帝。後世目以為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為全書。蓋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享國之明驗，尚錄其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略於君，豈不為一代紀錄之闇文耶？恭惟國家列聖相承，太祖太宗以英睿定大基，真宗仁宗以忠厚守成憲，高宗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開基至今日，甲子逾四周，雖今日以往，固將傳之無窮而趙氏得姓之國，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據。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牛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為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或緣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記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為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為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蓋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為先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為少昊裔，皆考訂有所未到，况居堂堂天朝，而不知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國家之有天下也，詔有司講求趙氏得姓之跡，大中祥符間，作玉清昭應宮，復詔儒臣講求趙氏得姓。

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增祠兩廳。元豐間郎臣又以前至名職乞訪程嬰杵四墓而廟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爲重也。而副墨之子不能將明聖意。推而上之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漏於成詭。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李。已有譁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真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譁隱字者。官爲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譖亦以譁隱者。言於冠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尊者。姓趙名道。遼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諱風俗傳易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枝然矣。竊况程嬰杵臼之事。俱爲無有。同枯屠山事。又皆不得其實。是尚得爲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於千仞之崗。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拔幹營相等。百川之水。朝於衆宗之海矣。亦不自潢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厚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後。我有以胚胎於其先也。趙氏得姓於今。蓋患四十餘歲。而後太祖武皇始爲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莫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護養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膳俗。仁義。以資本。則應期遇曆。固非空危短益之所能知也。傳源積慶。臣當於所述路史辨之。詳矣。庸復纂載以備史官之採擇。